

著 笙 翰 陽

人 面 兩

(黃 玄 地 天 格 又)



社 版 出 今 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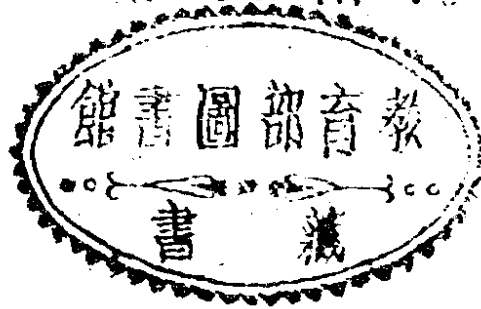
1644

社 版 出 今 當

人 面 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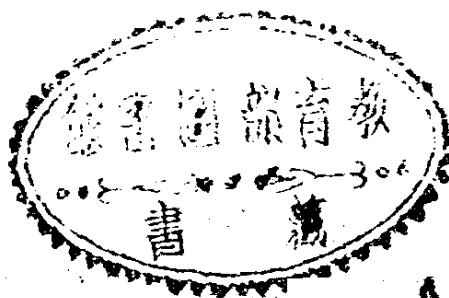
(當 玄 地 天 名 又)

著 錄 翰 陽



社 版 出 今 當

854.63
398-02
3



地點
時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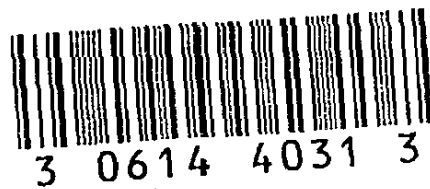
浙江某地的一座茶山上。
二十八年五月。

人物
祝茗齋
蘇婉蘭
許良佑
高仲豪
李玉英
胡蔓蓉
張洪發
廖長生
林阿根

第一幕

兩面人
四幕喜劇

——一名為「天地玄黃」——



(南)

景 祝宅後邊的小亭內。

左邊是祝宅半西式洋房修飾的一角，中間是一塊草地，右邊是一座精巧的茅亭，亭園中有修竹，有花叢，有藤蘿，草地上有細石做成的圓桌一，圓凳三五，這座中國式的小園亭，雖不算得怎樣的精雅，一花一木，可也佈置得相當的脫俗。

這角樓上那座小洋台有一半伸回園中，園中花木正開，窗角前後挺立着的幾株松樹，浴着陽光，洒下來了一片清涼的照影。

左中右有三條小徑可通園中，遠遠有一帶青山，青嶺上正浮着朵朵的光彩。

是初夏午後一二點鐘的時候。

茶工廖長生，一個精強力量活潑機靈的小夥。背上揹着一口茶箱，嘴裏哼着一首民謠，做出一副毫不吃力的樣子，一步一停的從茅亭邊的小徑上走了過來。

「中國兵，真強悍，

中國兵，真能幹，

破壞公路，拆電線，

鬼子兵來了却又一個都不見！」

廖長生（哼到這裏，茅亭到了，他將身子一彎，便把茶葉箱放了下來）嗨！這一下該我來歇口氣了（望着來處，揚聲大叫）嘿！這裏多涼快呀！來！快點來！歇口氣再走！遠處傳來張洪發的斥責聲：阿根！別聽他的鬼話！（聲音突然大了起來）你這小鬼，

還敢欺氣？你怕不怕人家罵你是懶骨頭啊！走！快跟我轉來！

廖（大聲笑答）你慌什麼？老爹，山下又沒有人踏金子？你急，急，急，要拿把你老人家罵得老骨頭發癢了，那才真正沒有人施棺材呢！

張洪發斥罵的回聲：你這濫舌頭，我不跟你說！

長生又得意的笑了，他在草地上跳了幾步，嘴裏又哼了起來！

一會茶農林阿根揹着茶葉箱從茅亭邊走了過來。老茶農張洪發揹着桶也跟着追過來了。阿根一到一言不發就把茶葉箱放在地下，洪發却怒氣沖沖的一來就把長生盯着。

張洪發（作罵）年紀輕輕的就這樣的偷懶？你怕不怕管事罵你？你，你，你，你這人真是……

廖（嘻笑着）唉啊！老爹！你膽子怎麼這樣的小啊！來！別着急！（走了過來）嗨！

讓我來替你取下來！（他一把就把茶葉箱替他放下來！）

張（想掙脫他的手，可是已經來不及了）這，這，這，這，你這人真是……

（長生一轉身又笑了，他蹦蹦跳跳的，嘴裏又哼起別一種調子來。）

當兵呀！要當中國兵呀！

吃菜呀！吃白菜心呀！

廖（哼到這裏，突然奔近洪發，重重地在他肩上拍了二下，打趣的唱着）老爹呀！敲

敲敲哈！你別討怪呀！（他得意的笑了）哈哈哈哈哈！

張（鬍子都氣翹了）你，你，你，你這人真是瘋了，走！阿根！別跟他纏了。

廖（笑勸）噫！老爹！你這樣使我的氣算什麼呢，你聽我說，我們坐一會就走，好不好，一會，只有一會。

張（沒有辦法，只好坐下）哼，真是年輕人，一點都不懂規矩！

林阿根 長生！不要再跟老爹鬧了，（焦慮地）你聽到沒有？這幾天的謠風又緊起來了呀！

廖 又有什麼謠風？

張 噫，你的耳朵怎麼這樣不靈，大家都在說這回鬼子兵可真要打上山來了！

廖 我怕你說什麼呀，像這樣的謠風一年四季不是天天都有人在說嗎？

林 不，這回說的人却很多很多，像真有那回事的樣子。

廖 哦！你可還聽到別的什麼沒有？

林 說也奇怪，也有很多的人傳說：就在這兩天山下邊的國軍也要開到我們的山上來囉。

廖（故作驚異）哎呀！那可怎樣辦呢？這邊也要來那邊也要來，兩邊碰在一起，不就要在我們山上幹起來了。

林（信以為真，愁眉苦臉地）你說得對呀，真要那樣，你看我們該怎麼辦？
廖 逃，好不好？

林 (搖頭) 不是辦法。

廖 躲好不好？

林 也不是辦法。

廖 (玩笑地) 那麼像只烏龜一樣，把你的頭縮進肚子裏去，好不好？

林 (不滿) 嚟！你看你這人，跟你說正經你還這樣嘻嘻哈哈地，你聽我說，你是去過上海，到過杭州，跑過許多許多碼頭的人，什麼事情你都比我看得多，請你幫我想想看，鬼子兵究竟會不會到我們這個地方來？

廖 (正經地) 依我看嚟，鬼子兵早遲總會來的。

林 國軍呢？

廖 依我看嚟，早遲也會來的。

林 (一驚) 哦！什麼道理？

廖 你想嚟，在我們這座山下，這邊是我們的中國兵，那邊是日本兵，我們却不前不後不左不右，剛巧生在這中間，你說日本兵怎麼不想來？國軍又怎麼不想來？像這種樣子，你說我們這個地方的太平日子又怎麼可以保持得長久！

林 (嘆氣) 唉！這真叫人担心得很啊！不過照你看來，我們這位祝先生的心究竟是向着那邊的呢？

廖 聽他嗎？依我看嚟，張三來了他就跟張三，李四來了，他也就跟李四。

林 (懷疑) 他該會那樣嗎？唔！我看你不會吧！

廖 (冷笑) 哼！你慢慢的看罷！前些日子我到山下國軍駐紮的地方去過來，那邊的人，都在這樣的笑他呢。

林 唔！

張 (突然清醒地) 胡說，你，你真是胡亂說，祝先生是那樣的入麼？唔！人家從前在北京讀過大學堂，在上海當過大經理，什麼世面沒有見過，他辦事還會有錯的？一個人說話要有良心。我問你，我們這山上的人，穿的靠誰，吃的靠誰？養家活口又靠誰？你說嘛，我們這裏這座大茶山是不是他栽培的？唔！我們這裏這座大茶廠是不是他開辦的？唔！你說嘛？你說？

廖 (不高興) 對！對！對！沒有他，我們這裏的人，都會冷死餓死！

張 (越發生氣) 你這真該死！你還不服氣是不是？我問你，從大前年我們跟日本開仗以後，那個地方不受鬼子兵的災殃！我們這山裏怎麼樣？有人被燒殺沒有？有人遭毒徑沒有？有人家破人亡，妻離子散沒有？這裏的是誰？不全都靠的是祝先生的二個人的力量麼？說句天理良心話，祝先生簡直是我們的衣食父母，平安菩薩！只有沒天良的人，才肯背地裏去說他的壞話呢！

廖 (大不高興，認真地) 喇喇！我的老爹，祝老齋祝大老板什麼時候又成了我們的生身父母救命菩薩了！我到要請教請教……

張 (怒罵) 你的話跟我少放隨，我不聽你的，走！阿根！

林 長生呀！你別再跟老爹鬧了，好不好？

廖 不，我是娶個老翁，現在上海是什麼樣的地方，祝著齋的茶葉爲什麼不賣給重慶，却要搬運去上海？

張 你備什麼！從去年到今年，你知道我們這西林公司裏的茶葉堆了多少？哼，幾千箱呀！幾千箱茶葉近處不賣遠處賣，高價不賣低價賣，這是你的好算盤！

廖 (想反駁) 可是老爹，你要懂得……

張 (搶嘴過去) 我不要再懂得，我說過你放的屁，我不要聽！走！阿根！別再跟這小鬼纏了，我們走我們的！真是，像這樣的人，真是太不懂規矩了！

張洪發和林阿根去拿起茶箱，都想走了，這時許良佑從祝宅後邊慌慌張張的走了過來。他是這西裕茶葉公司的一個得力的辦事員，茶農茶工們也就喜歡尊稱他叫許大管事。他模樣聰明，對上對下都夠得上說頗有點小辦法，他一路行來好像在找人似的，兩眼不住的在東張西望。

許良佑 (兩聲大叫) 劍升！劍升！這小子不曉得又滾到那裏去了！(忽然眼見長生們吃了一驚) 哦！你們倒倒意，太陽都快要落山了，還在這裏舒舒服服的撩開天！

廖 急什麼呢？

許 你說什麼？我急？哼，我才不急呢！過幾天茶葉送不到滬杭，鈔票換不回，山裏廠

裏發不出聲，付不出款，家裏連喫稀飯都要成問題，到了那樣的時候我倒要瞧瞧，看你的爹，你的媽，你的老婆女兒，究竟着急不着急？

廖（一手把茶箱擡起，憤然低聲地）哼，神氣些什麼！

許你咕咕什麼？神氣，我不該神氣！

廖你該！該！該！誰敢說你不該！（憤然而去）

許（指着他的背影罵），什麼東西！你怕我不知道你是這山上的頭一個搗蛋鬼！

林（鞭勸）好了，好了，大管事，你息怒點！息怒點！

（阿根也跟在長生和洪發的後面，快步快步的走了。）

許（忽然）張洪發，你轉來！

張（回身轉來）唔！是你叫我？

許（嚴肅而又着急地）你趕快去對那些擡茶葉的人說：要他們全走小路下山，不准從

大路經過，你聽清楚了沒有？

張（不愜）那爲什麼啦？

許你別問那麼多！你就說：是祝先生的命令！

張（盲目的低頭）好，我就走。（急急走）

許慢點！（很客氣的）噯！我那十多箱茶葉你替我搬下去了沒有？

張你放心！我老早就全都替你搬下去了。

許 (笑) 啊！謝謝你，等錢到了手，我再來請你喝兩杯。
張 (得意的笑) 那怎麼敢當呢？你這人真是，真是太好了！(他笑着走了)

(許良佑也折轉身，慌慌忙忙地想走回祝宅去。)

(高仲豪，一個粗豪坦率的軍人，現在却是這兒自衛隊的大隊長，帶着二分酒意，大步大步的從中間小路上走到這亭園裏來了。)

高仲豪 (眼見了許，就大吼一聲) 老許！你站住！

許 (一驚) 站着幹嘛！

高 你過來！

許 過來幹嘛？

高 你過來再說！

許 (想溜) 對不住！我可還有我的事兒。

高 (奔去，一把抓了他過來) 嚟，好傢伙！我瞧你還會溜到什麼地方去！

許 (沒有辦法) 曖，曖，曖，你這算什麼呢？

高 不算什麼，我問你：你還想溜不想溜？

許 我也要問問你：你究竟叫我過來幹嘛？

高 你還要問嗎？好！來！(順手撥着他身體) 把你的腰幫伸起，胸口挺出來別老像一

只烏龜樣，縮頭縮尾的！

許 你這是得教我學兵操？

高 你嗎，對不住；還不配！

許 那你究竟叫我過來幹嘛呢？

高 別動，你慌什麼呢，一會你就聽得了。（從口袋裏摸出一只酒杯一下從腰間的水壺裏，倒滿了一杯酒來）來，咱們乾三杯！

許 （有點啼笑皆非）慶，我不喝！

高 兩杯？

許 我一杯都不喝。

高 那麼就一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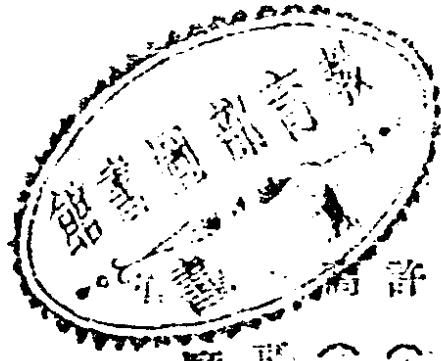
許 我一口都不喝。

高 那麼就一口？

許 我半口都不喝。

高 呸！好小子！酒海不飲喝一口，你還算是人麼！瞧，你瞧大爺喝給你看看！（一飲而盡）

許 海量，你真是海量，可是我却没有那麼多的閒功夫來奉陪你了。（急想走）
高 （攔住他）閒怎麼，你又想逃？



許 (不快) 哎啊，我的好大隊長，你別老跟我開玩笑了好不好？我對你說過，我還有我的事兒。

高 你怕什麼呢！我不是跟你開玩笑，我是想跟你談談。

許 對不住，我沒有功夫？

高 (還是說他的) 這幾天來，我心裏難過得很，簡直悶得我發慌！

許 哦！那爲什麼呢？

高 不爲什麼！

許 你是在想家？

高 不。

許 想老婆？

高 哼，老婆，我就沒討過老婆。

許 那末你究竟爲什麼呢？

高 (帶着一分酒意) 告訴你，我心裏在想着一個女人！

許 (奇怪) 一個女人？

高 (得意) 對了，一個挺樸緻的女人，從前「八一三」的時候，我帶了彩，到醫院裏才碰到的。呀！那女人對我真好，看護得我甚週到，可是現在却不知道她跑到什麼地方去了啊！

許 (嘲笑他) 囉！好傢伙！原來你在害單想思呢！好囉！

高 瞧你這小子又要打趣我了。

許 我才不打趣你呢！要是平常的話，談女人我兄弟也要算一等，可是今天這個辰光，

對不住，我可沒有那麼大的胃口了，(想走，又被高攔着) 嚟，嚟，嚟你別攔着我，

改天我有空再來陪你談三天三夜的女人，好不好？

高 你急什麼呢？你這一急可又叫我想起一個人來了。

許 什麼人呀？

高 又是一個女人！

許 什麼，又是一個女人！

高 對了，而且所說的這個女人還跟你有關係。

許 跟我有關係？

高 不錯，跟你有關係！

許 (耐不住了又急又跳) 你怎麼啦，你！你今天真醉了麼？你別的不談，老跟我女人長

，女人短的確什麼？你真被什麼妖氣把你吹昏了麼？

高 我沒有醉，也沒有昏，我現在想真正正經的跟你談談。

許 好，好，好，你說吧，你說吧，你快點說吧！真傷腦筋，傷腦筋！

高 (忽很嚴肅地) 我問你：前幾天到我們這裏那個姓胡的女人，究竟是幹什麼的？

許 (唔吃一驚) 她說是在上海開茶棧的。

高 她跑到我們這裏來幹嘛！

許 是來收買茶葉。

高 那麼我們公司裏的茶葉是買給她了的？

許 不，是託她運到上海以後，再幫我們轉賣。

高 那她跟祝茗齋有什麼關係？

許 是朋友關係。

高 是那一種朋友關係啦？

許 當然是生意上的朋友關係囉。

高 你看，她會不會是他的姘頭？

許 噫，噫，噫，你怎麼越說越邪了，他們姘不姘我怎麼會知道呢！

高 有人說是你去接來的，真嗎？

許 我去接她？笑話，我根本就不認得她。

高 噯：老許！你我不是外人，我們推開窗子說亮話，你看，她把我們的茶葉運去以後

，會不會轉賣給日本人？

許 你以為上海就只有日本人，沒有中國人！

高 (嚴重地) 請你對我說真話，那個女人究竟是不是日本人派來的？

許高

(一驚)日本人派她來幹嘛!

(有氣)你以為日本都是笨蛋!我真不懂，祝茗齋這樣精明的人，為什麼偏要這樣去幹!

許高

(故意驚詫)怎麼，難道你竟懷疑祝先生會跟鬼子有勾結?

高

他要跟鬼子勾結，我可不願跟鬼子勾結。

許高

你錯了，老兄!你不能隨便懷疑人，他怎麼會去幹那樣的事呢!咒都賭得，那姓胡的女人，並不是一個可怕的怪物，也絕不是去勾結來的，不過，那女人既然能夠穿過敵區，跑到這裏來，總多少有幾分神通的，說句直截了當的話，祝先生頂多也不過是利用她而已，當然談不到含有什麼勾結?

高

(牢騷)我不管，究竟是你們去勾結她的，還是她來勾結你們的，那都是一樣，總之，我瞎了眼睛，南京淪陷以後，我東不去西不走，偏偏朝你們這座山上溜，那曉得一溜上來就溜不下去，糊里糊塗就在這裏鬼混了一年多，你瞧我渾身上下都快悶得發霉了，我究竟還要坑在你們這山上幹什麼!你可乾脆的跟我去對祝茗齋說：如果要去殺鬼子。那我馬上就把我的人拖下山去打鬼子!

許高

啊呀!老兄，你跟我發大泡牢騷算什麼呢?你知道我剛才忙來忙去的，爲的什麼!誰曉得，你爲什麼?

許高

(非常得意，裝腔作勢地)那末讓我來告訴你：山下邊國軍方面派來的政工隊今天馬

上就要到了，請你聽清楚，我兄弟正在忙着佈置招待！

高（驚奇）真的有這樣的事？

許不信，你就待着瞧吧。

高他們怎麼會來的呢？

許（傲然一笑）他們嗎？哼！那到真真的是祝先生派我下山去勾結來的。這消息你聽了，身上再不會發癢了吧？

高（重重的抽了他一下）噯，好傢伙，你爲什麼不早告訴表呢？

許誰有閒功夫來告訴你！（又忙着想走）噯！你瞧見劉丹那傢伙沒有？我要他來把這個地方佈置佈置，却到處都找不着他。

高（高興地）讓我去派幾個弟兄來幫幫你的忙好不好？

許用不着！還是我去找他，（奔到茅亭邊，彷彿瞧見了誰樣的，忽然停着脚。變臉變色地）成呀，糟糕！糟糕！那姓胡的女人來了。

高（奔過去）在什麼地方？

許那不是嗎？（驚急）啊！糟糕了，糟糕了！這怎樣辦呢！

高（發瘋地）噫！那有什麼關係呢，你不是說他是做茶葉生意的嗎？

許（仍然驚急）請是不錯，不過……

高怎麼了？

許 (担心之至)不過，要是她曉得了我們跟國軍方面有勾結，那却有點麻煩！

高 哦！會有什麼麻煩？

許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啊！她已經快到我們這裏了，要是一會她跟政工隊碰到，那可怎麼辦呢？啊！真傷腦筋，傷腦筋！

高 (高聲大笑)嚯，這到是一場好戲呀！

(胡蕊蓉，一個不甚漂亮却又頗愛修飾的中年女人，從她那對老愛斜凝而又常帶刺的閃光的眸子裏，可以看出她的機警和詭詐來，她匆匆的來到這茅亭邊，意外的瞧見高仲豪，她在他的身上很留心注視了一下，又連忙轉身去跟許良佑打招呼。)

胡蕊蓉 (淺笑着)哦，許先生，是你在這兒啊！那好極了，好極了。

許 (不大自然)今天天氣不錯，胡小姐也出來玩玩來了。

胡 你們這山上的風景真好，我真歡喜。

許 (見高不理，連忙招呼他)嚯，高隊長！高隊長，胡小姐來了。

胡 (很驚奇的笑)哦，這位就是鼎鼎有名的高隊長嗎？真是久仰得很啦！

高 (似週非理地)唔！

胡 (轉對許)著齋在嗎？謝謝你去跟我請他一聲，你說我在這兒等他。

許 好，我就去。

高 (忽然)我也得走了。

胡 嚶！你忙什麼呢？高隊長！

許 (連忙接過去) 對了，你陪胡小姐在園中玩玩不好麼？(想支開她) 啊，這裏的山風大得很，坐久了頭會吹痛的，我看，你還是陪胡小姐到那邊她住的地方去坐坐吧！一會，我就去請祝先生來，對嗎？胡小姐！

胡 不，我不怕吹風，我到真喜歡這裏的新鮮空氣呢！

高 (又想去) 我也想去！

許 (無可奈何) 那又何必呢！(丟了眼色給高) 好，你們就在這兒談談吧！我不奉陪了。(他折身向祝宅走去了。)

(高仲豪窘得說不出半句話來。)

胡 (望了望他，掏出香烟來) 你吸煙嗎？

高 (不大客氣) 我吸不來。

胡 (拿着烟，想等他來點火，但他却不大懂得) 烟不吸火柴也擦不來嗎？

高 (很粗氣的) 對不住，我身上沒有帶火柴！

胡 (冷笑) 哼，你真是一個好軍人啊！我想像你這樣的軍人，看見像我這樣的女人，恐怕總有點討厭吧，對嗎？嚶！

高 (不知如何答復才好) 你說什麼，我討厭你？

胡 對了，我想你一定討厭我。

高 (窘了)我，我討厭你什麼！

胡 (想運着)你嗎，哼，我想，你也許討厭我的服裝……也許討厭我的打扮……也許你又還有一點討厭我這樣的派頭，對嗎，嗯？……噫，你說呵！你怎麼不說呢？

高 (窘極，想歸地)我討厭你幹嘛？我根本不認識你！

胡 (作驚)啊，你的嗓子真像打雷樣差點把耳朵都快震給我震聾了，對不住，我到想問你！現在你該也認識我了吧？

高 我不懂你問我這話的意思！

胡 (假笑)嘻嘻，你不懂？讓我告訴你吧！一個做軍人的，第一、應該懂得打仗，第二、還應該懂得怎樣去伺候一個女人，這，你該也可以懂了？

高 我不懂。

胡 (索性誘惑他一下)囉，你這人到真好玩兒，你過來！挨近我一點，你瞧！我的頭髮上落滿了野花，快幫我拍掉。

高 (大窘)我？……

胡 噫，你怎麼樣，不好意思嗎？

高 我的手脚很大，我怕拍破你的腦袋，我，我，我幹不來。

胡 (笑着，將脚一伸)那末，就請你把鞋帶幫我結一結吧！

高 (氣噴噴地)你還算什麼胡堂！你想要我姓高的麼，你真做錯了夢！

（像一條出了柙的老虎，他折轉身，奔跳着就向園中跑走了！）

胡（一溜冷笑）嘻嘻，這傢伙真是一條豬貓！

（這時祝茗齋從自己住宅的後邊走到園中來了，他身材高，氣派大，有四十多歲的年紀，是西林茶葉公司的主人，他一來，便瞧見高仲豪的身影向園中奔了下去，他暗暗的有點吃驚，遠遠的看了一看，連忙走近胡蔓蓉的身邊去。）

祝茗齋（裝不曉得）剛才跑下去的那個人是誰呀？

胡還不是你們這兒那位寶貝隊長！

祝哦，原來是他。（停了一下）他怎麼氣沖沖的就走了呢？

胡誰曉得他的！

祝是你得罪了他嗎？

胡我同他還是剛才認識。

祝（用積疑的目光盯着她）你跟他談了些什麼？

胡他還不配跟我談！怎麼樣！你有點不放心嗎？

祝（一面辯解，一面警告）不，不，不，你不知道這傢伙粗裏粗氣，除了我而外，什麼人他都喜歡跟他頂撞，因此我不在場的時候你千萬別跟他接近，千萬別跟他瞎談，你得當心，有時候他會對你不客氣，不講理。

胡（彷彿很懂得對方的意思）原來他才是那樣的一個人！可是要我再同他接近的話，對

不住，我可還沒有那麼大的胃口。

祝 其實這個老粗，連我有時候也都把他沒辦法。

胡 啊，茗齋，我差點忘了問你：你的茶葉搬運得怎麼樣了！

祝 總快運完了吧。

胡 這件事，還算跟你辦得不差吧？

祝 寫得很，我真感謝之至！

胡 我這一回到你山上來，恐怕多少有點出你意外吧？

祝 那倒真有點像忽然起了一陣仙風，人不知鬼不覺的，一下就把你吹來了。

胡 你可歡迎？

祝 那麼多年不見了的老朋友，怎麼敢說不歡迎？

胡 從那年我們在上海分手以後，你是不是還常常都得想念我？

祝 那還用問！

胡 從前我在舞場賭窟裏過着那種暗娼樣的生活，你已經不止一次苦口婆心的勸過我，

現在呢？

祝 現在……

胡 對了，現在我跟日本鬼混在一起，難道你還會對我滿意嗎？

祝 這倒確實值得研究，（遲疑了一會）不過，恐怕你有你的想頭吧？

胡 是的，我却也有我的想頭，而且我和你是老朋友不是外人，我到還想忠告忠告你：像你目前這種作法，你既不到重慶，也不到南京，我看你將來一定會弄得焦頭爛額，毫無出路！

祝 啊，葛蓉！你的話談得太遠了。

胡 不，茗齋！你得跟着我的道兒走，你只要肯那樣幹，你還愁你的茶葉賣不掉？你還怕你的實業得不到發展？你……

祝 (忙止之) 哎呀，葛蓉！你怎麼跟我談起這些大問題來了，謝謝你，我現在是一個沒有半點野心的人，以後這些話，還是請你別跟我談的好。

胡 (有點失望) 好！那末我們還是來談談生意經吧。

祝 (笑) 那到歡迎。

胡 你這山上可出產米麥？出產棉花？

祝 我這兒只產名茶，米麥棉花却還得向別的地方去採買。

胡 硝磺銅鐵呢？

祝 沒有。

胡 牛羊馬匹呢？

祝 沒有。

胡 那末豬呢？

祝 怎麼啦，連豬鬃你也要麼？

胡 要，要，要，什麼我都要。

祝 真是抱歉得很，就可惜我這兒却什麼也都沒有啦！

胡 那麼就不可以到別的地方去幫我收買？

祝 到什麼地方去收買呀？

胡 你不好到國軍駐防地處去？

祝 (故意驚嘆) 啊喲，我的老朋友！你簡直是要人把命去替你拚了！難道你不知道國軍的經濟封鎖很嚴嗎？誰要敢去偷走半噸物資，當心你就會身首異處！

胡 哼！我到不相信會毫無辦法。

祝 那到還得請教請教。

(祝的聽差劉升匆匆忙的走過來了。)

劉升 (對祝) 老爺！太太請。

祝 (驚了一下故意問) 有要緊事嗎？

劉 太太說有要緊的事。

祝 (連忙站起) 那末……

胡 (譏笑) 嚟，真沒有想到那麼多年，還是跟從前一樣，太太叫就魂都嚇掉了。

祝 (苦笑) 笑話，笑話，我是怕真有什麼緊要的事。

胡 還是把胆兒壯壯吧！我才真有件緊要的事情告訴你呢，快坐下快坐下！（對劉）去，快去告訴太太說祝先生就來。

劉 （還不想走）太太說……

祝 你去吧，我就來。

劉 是（退去）。

祝 可有什麼緊要的事？

胡 剛才我帶來的一個人，從山下回來說：日軍宣撫班的班長田中少佐今天要來拜會你，他請我事先通知你一聲。

祝 （暗暗地大吃一驚）哦！田中少佐也要來，這可是真的？

胡 當然真的。

祝 就是今天下午？

胡 不錯，就是今天下午，也許快要到了都還說不定呢。

祝 （壓着自己的驚慌）哦，他跑到我這山上來幹嗎？

胡 不大清楚。

祝 是他一個人來，還是有許多日軍跟着他來？

胡 也不大明白。

祝 我這地方怎麼好來呢！他不怕危險？

胡 這你倒不必替他慮，他自己的事他自己最知道安排。

祝 話不能這樣說，萬一在我們這兒出了什麼亂子，我可吃不消！

胡 會有什麼亂子呀？

祝 告訴你，我這兒不是淪陷區，還不是日本兵的天下！

胡 可是你得明白：你這兒也不是抗日區，也還不是中國兵的天下呀！

祝 （想嚇唬一下）你以為我這兒就沒有愛國份子麼？告訴你：他來我是不保險的！

胡 你以為人家就沒有辦法消滅抗日份子麼，聽我說，你用不着替他擔心！

祝 啊，蔓蓉！你還有辦法阻止他今天來沒有？

胡 沒有！

祝 他早不來，遲不來，為什麼偏偏今天下午要一定來？

胡 那你為什麼偏偏怕他今天下午來呢？

祝 我什麼都沒有準備啊！

胡 你究竟要準備些什麼？

祝 （想了又想）我……我得準備保護他。

胡 用不着！你只要肯跟他合作，那他到還會想法子來保護你。

祝 謝謝，我可不要誰來保護。不過，蔓蓉！你看他來究竟是為了什麼？

胡 （乾脆）我想，他也是爲了要來警告你！

祝 (一驚) 哦，警告我！警告我幹嗎？

胡 警告你少跟那邊的團軍勾結勾結往來往來。

祝 (滿不在乎) 哦，原來如此！還有呢？

胡 還有嗎？那就多半是想來請你幫他們修路了。

祝 修路？

胡 對了，就是山下那段被游擊隊破壞了的公路。

祝 (沉吟) 這個……

胡 哦，你那天不是說可以幫忙的嗎？

祝 (很深沉的笑了一笑) 再說，總好商量的。

胡 (帶着警告的口氣) 啊，茗齋！這你可不能敷衍啦！人家幫忙你運茶，你可就得幫忙人家修路。這中間的利害，我想你應該懂得。

祝 我懂得，茗齋，什麼我都懂得。

胡 (也很深沉的笑了一笑) 哼，只要你懂得那就好！

祝 (劉升走了過來)

劉 (對祝) 老爺！太太請。

祝 (想走) 這回可不能不去了。

胡 (嘲笑) 對了，第二回軍令又來催了呀，再不去，可要當心晚上挨屁股！

(室內祝太太叫聲：茗齋！茗齋！茗齋！)

祝 (慌急地) 略，你聽，她叫起來了，對不住，對不住，你請快回去休息休息吧，回頭我們再談。(慌着要走)

胡 (刺他一下) 你急什麼呢，茗齋！你當心心臟病急出來了，山上可不好找醫生啦，嘻嘻。

(她一轉身，向着原路飄然而去了。)

蘇婉蘭，祝的太太，一個溫和，胆小愛夫如命的中年婦人，她驚驚慌慌的跟許良佑一前一後的從祝宅裏奔出來了。

遠處忽然浮起一片歌聲。

蘇婉蘭 (對祝，埋怨地) 你老跟那女人囉嗦些什麼！人家政工隊就快到了呀！

許 (驚詫) 噫，你們聽，這好像是歌聲！

蘇 是的，是的，一定是他們來了。

祝 (對劉) 劉升，我要你準備的東西呢？準備好了沒有？

劉 早準備好了，老爺。

祝 快去跟翁掛起來，快！

劉 是，老爺！(飛奔而去)

祝 人家都快到了，你爲什麼還不去呢？

祝 (不覺不忙)你急什麼？(很認真地)聽我說：你馬上去跟我陪陪胡蔓蓉，你到了她房裏，請你想盡一切方法片刻不離的給我盯着她，她要打牌，你就陪她打牌，她要擦天你就陪她擦天，她要怎麼樣，你就陪她怎麼樣，可是你却千萬別讓她到這裏來！你懂得我的意思麼！去，快點去！

蘇 (不高興)我不懂，我也不去！

祝 (不快)噫，你這算什麼呢！我現在可沒有時間跟你多說，謝謝你，我的好太太，你馬上就去吧！(對許很緊張地)啊，良佑，我還得要你跟我去辦一件事，剛才胡蔓蓉對我說；就在今天下午，日軍宣撫班的班長田中少佐要到我們這兒來，你趕快到那邊山路上去等一等他，要是他真的這個時候來了，請你就把他朝廠裏引去，也給我用盡一切方法，片刻不離的把他盯着。千萬別讓他到這裏來。

許 (點頭)好的，(對着蘇)好的，你也去得了吧！

蘇 我不去，像那樣不三不四的女人，我根本就討厭！

許 (焦慮)那怎麼辦呢，萬一突然跑到這裏來了，那不就糟了嗎！

蘇 糟就讓他糟吧，要我跟那樣下流的女人去鬼混，我可不願意。

許 爲了祝先生，你也還委屈點吧。

祝 (着急)是呀！爲了我，你就委屈點吧！

蘇 (難過)我還不夠委屈麼！老齋！我真是心都快要爲你碎掉了，我老早就勸過你，快

走，快走，快點把我們上海的一家大小帶着朝大後方走，可是你却捨不得你這茶山，捨不得你這個茶廠，不管我怎樣勸你，你總有你的理由不走。

祝 你懂得什麼？告訴你：我一走我們這幾十年的心血不都會全完了麼！

許 是的，祝太太，祝先生有祝先生的苦衷。

蘇 可是良佑，這裏怎麼好待得下去呢，你想，這邊是國軍，那邊是鬼子，你也想來爭，我也想來奪，一年四季，天天都是謠言，天天都聽得我心神不安，你跟我，像這樣的日子你叫我怎樣活得下去呢，我真擔心極了，昨天晚上我都還得做惡夢呀，我在夢裏看見着……啊，真把我嚇死了！嚇死了！

祝 (又急又氣) 哎呀！婉蘭！你真急死人，這是什麼時候，你怎麼又跟我說起夢話來了！

許 (勸解) 啊，祝太太！那是你太擔心祝先生了，其實，不要緊的，我很相信祝先生的魄力和手腕，是一定可以應付得了這個局面的，你瞧！我們這裏有人，有槍，有財，地勢，還怕他什麼呢！不是我們自吹，哼，誰還敢來碰我們麼，你別想！你別擔心！那邊就請你快點去一去吧，我還可以陪你走走。

蘇 (有點遲疑) 我……我不去！她住得那樣遠，誰高興。

許 (苦笑) 喂，祝太太你不是很體貼祝先生的嗎？還是就委屈點吧，好，好，好，就委屈點，委屈點。

蘇 (轉了下來) 好吧 (對祝) 爲了你，我也就只好什麼都算了。

祝 (高興之至) 啊，這末才是我的好太太呀；哈哈！

蘇 (一驚) 啊，你們聽！是他們來了！是他們來了！

許 (驚急) 祝太太！你快點去吧！你快點去吧！萬一那個來碰到，那不就糟了麼！

蘇 (埋怨) 啊！茗齋！這都是你去找來的麻煩，現在國軍方面派來的政工隊又到了！我看你又怎樣去應付？我看你又怎樣去應付？

(一面國旗從屋角邊昇起來了。)

祝 (很自得) 你急什麼啦，她！略，你瞧吧！那國旗不是已經昇起來了嗎？我說過的，我有我的辦法，我有我的辦法，哈哈！(他得意洋洋的笑着就走了。)

X

X

X

(是當日下午四點鐘的時候，太陽已經有點偏西了。)

(祝著齋陪着李玉英從祝宅後門走了出來。李玉英，一個熱情剛健，沒有什麼多的工作經驗的女政工人員，她穿着制服，帶着手槍，掛着水壺，揹着文件袋渾身上下全是一副神氣十足的戰士打扮，她微笑着走進園中，很客氣的在跟著齋談着話。)

祝 (邊走邊談邊笑) 李隊長，園裏的空氣還不錯，我陪你到那邊去談談——談談。

李玉英 好，祝先生！我們今天實在來得太唐突了，我們還沒有得你的回話就冒失的抱

上山來，真是抱歉得很。

祝 不，我本來在這二三天內就要派人來歡迎你們的。你們今天來了，我真高興，真快活！
（興奮地）我們奉命時候，我們總司令要我先來代他表示謝意，他說：你前兩次在上海杭州給我們購買來的那些電訊器材，那些醫藥用品，對我們軍事上的幫助實在太大了，我們真是感激得很，感激得很。

祝 那算得了什麼呢！那只不過是我替國軍効了一點微勞吧了，也值得這樣提起嗎？
李 不，我們真是非常感激，說不定將來還要再來麻煩你呢！
祝 沒有關係，只要我能夠辦的，我一定効勞，一定効勞。

李 （向祝舉山勢仰望，驚喜地）噫，祝先生，我剛才沿途看了看你這山上周圍的形勢，啊，你這裏，真是一座天然的堡壘啊！

祝 不見得吧！

李 （興奮地）真的真，太好了！（正在文書袋裏摸出一張圖來，給祝看）哈，這是我剛才隨手繪的一個地圖，你瞧，這裏有懸崖！這裏有洞壁，這裏是座山崗，這裏是片叢林，（非常興奮）你說：那兒不好作陣地？那兒不好打埋伏？你想：日本鬼子的飛機下得了嗎？坦克車來得了嗎？大炮轟得了嗎？不行！不行！這些新式武器，一到這山上要簡直就不行，真是鬼子兵真想備備運氣的話，那我還敢說，他們是來自找滅絕，自找死路！啊！祝先生！你這兒真是一個很好的戰略據點啦。

祝 李隊長，真想不到，你又還是一個軍事學家呀！佩服！佩服！實在佩服！

李 不敢，不敢；祝先生！我們這家人都還是一些年青的大孩子，熱情是有的，工作經驗却都差得很，你是我們的老前輩，因此，什麼事都還得要請你不客氣的多多指教指教！幫忙，幫忙！

祝 (作非常高興狀) 啊，李隊長，你真太客氣了！(很不安然向四圍張望了一下) 又做起很興奮很快活的样子) 我是一個一年多沒看見國軍的人，好容易今天忽然瞧見了你們，我真像在長遠長遠的困苦中，一下子碰到了久別重逢的親人一樣，我真快活極了，高興極了。老實說現在我的心都還在卜通卜通的跳，我的眼淚也都歡喜得快掉出來了呢！

李 啊，祝先生！你真太熱情了！

祝 (越來越興奮) 也許是吧，可是我今天一瞧見了你們，有什麼力量可以熄滅得了我心中的熱情不使他燃燒起來呢？你想想你們多年青，多活潑，多勇敢，多聰明，我一瞧見你們，我心裏就不能不歡喜，啊！這真是我們國家之光，民族之福啊！

李 (很快活的笑了一笑) 啊，祝先生，你真太看重我們年青人了！

祝 (裝得更真) 不，李隊長，青年是我們的明天，是我們的希望，是我們未來的主宰，因此，當我在山野之地，忽然迎接到你們這羣生動活潑的青年戰士的時候，使我不能不頓時就預感到；有了你們這樣年青的一代，一個富強康樂的新中國，必然從你們的手裏誕生出來的，真啦，李隊長！你們真了不得，不得了！

李 (笑) 啊，祝先生，你把我們誇獎得太過份了，太過份了！

祝 (正正經經) 不，不過份，不過份，一點也不過份！你要知道，我這人說話，從來是不誇張，不扯慌，不說心裏所不願意說的話。

李 (點頭) 唔，是的，祝先生的爲人，我真久仰得很，久仰得很，現在我問問你這裏近來的情形怎麼樣，還很安甯嗎？

祝 你是說？……

李 我是說近來有沒有敵軍騷擾？

祝 倒還沒有。

李 (追問) 那末依你看：他們最近會不會來呢？

祝 (想了一下) 這，這倒也難說。

李 (率直地) 萬一他們來了呢？(逼祝) 祝先生，你，你打算怎麼辦？

祝 (冷然一笑) 唔，這裏山險路窄，即使他們要來這兒，恐怕也還得考慮一下吧，再說我們這座穹山，栽的是茶，種的是茶，採的是茶，製的也是茶，難道他們口渴了。

還想到我們這你來喝一喝茶麼？

李 說得不錯，也許他們真想來喝喝你這座名山上所產的上色綠茶呢！

祝 (傲然地) 唔，怕不那麼容易吧。

李 是的，他們用武來也許不大那麼容易，可是你以爲他們就不可以變一個花頭。用文來麼？

祝 囉！文來怎麼樣文來法呀？

李 (乾脆地) 文來呀，你聽我說吧：他們用不着硬派兵來進攻你這座茶山，只要接二連三的派上幾個人來，用盡一切威脅利誘的辦法，硬硬兼施的想來拉你，勾你，引你，一下子就把你抓到他們手裏，好叫你乖乖的去替他們做工具，做傀儡，做漢奸！這就是日本鬼子文來的辦法，也就是他們近來慣用的最可怕也最惡毒的辦法！

祝 (暗驚) 哦，這二者，我到沒有想到！

李 因此，我們可不能不提防。

祝 對了，我們是該提防，(忙向四周張望一下) 萬一真的有那樣的人來了，那我們倒得事事小心！當心他來暗中搗鬼！

李 不錯，因此，我覺得你們這裏的民衆……

祝 (一下搶了過去) 是的，是的，我們這裏的民衆都應該動員起來，先宣傳，後組織，再武裝，這樣一來，不管鬼子文來也吧，武來也吧，我們都可以有備無患，有恃無恐，這你說對不對？

李 (信以為真，興奮地) 對，——對極了！哦，祝先生，你真不愧是我們的一個老前輩，你真有遠見，也真有辦法。不過我們的工作，你看什麼時候可以開始呢！

(劉升端了兩杯茶走了過來。)

祝 (他一眼瞧見，彷彿得了救似的，忽然跳起) 工作麼，啊啊，慢來，慢來！讓我請你先喝了這杯茶再說，(敬茶) 來，請慢慢的喝吧，讓我說，這是我們山土產的上色珍

眉，你瞧，這色澤多鮮調，形狀多整齊，水色多晶瑩，至於香味呢，你嘗嘗看苦澀嗎？濃烈嗎？有刺激性嗎？不，不，不，真清潔極了！不瞞你說，這就是我們西林公司級茶中的特產道道地地的袖蕊珍眉。

李（有點不耐）對不住，我是喝慣了白開水的，我想，我們還是談工作吧！

祝（故意扯開）不忙，不忙，我問你，你可知道這種級茶的製法嗎？啊，真麻煩透了，先炒青然後搓揉，再烘焙，再篩選，再復焙，再煉別，再補火而然後再把牠弄來組細成條，長短合度，整齊一致，本正均勻！

李（實在忍不住了）曖，曖，祝先生，祝先生……

祝（有意不理）啊，你看，我請茶經請溜了嘴，差點把你要緊的事都忘了，（對劉）喂，劉升，我要他們收拾山那邊那幾間房子，都給我收拾好了嗎？

劉都收拾好了，老爺！

祝吃的住的也都準備好了嗎？

劉也都準備好了。

祝（很滿意）好，你快去告訴他們一聲要他們馬上派幾個人把政工隊的官長們招待到那邊去休息休息，而且特別告訴他們，要他們招待得特別好一點，你聽清楚沒有？去，快點去！

劉是，老爺（忙退去）

祝 (笑問) 李隊長你怎麼樣，也很休息了嗎？

李 不，我還要跟你談談工作問題。

祝 是的，是的，我們是還應該談談工作問題。應該談談，那末，李隊長，你們打算到我們這裏來怎麼樣工作呢？

李 這可得先聽聽你的高見了。

祝 啊，不敢，不敢，你們那一套，我是外行，我怎麼敢發表什麼意見呢！不過，我倒突然想起了一回事，要要求你們，希望你們能夠答應我。

李 什麼事，你請說吧？

祝 自從最近敵我兩方實行經濟封鎖以後，我們這山裏吃的穿的都成問題。因此，我想請求你們准許我到你們駐軍的區域裏去購買點東西。

李 你想購買些什麼樣的東西？

祝 很普通，我只想買點米，買點棉花，買點布疋。

李 (一口答應) 那好辦，你只要把清單開來，我三天內就可以派人去幫你辦到。

祝 (很意外) 啊，你們做事真痛快，我實在佩服得很，佩服得很！

李 你不要客氣，祝先生，我們是自己人，你們的困難就是我們的困難，你們的痛苦也就是我們的痛苦，你心裏有什麼話，儘管對我們說，有什麼事，也儘管之給我們辦，目前的營務，實在嚴重得很。我們得趕快加緊準備，加緊提防。

祝 那末，依你看我們應該怎樣準備，怎樣提防呢？

李 我們應該幹的事情很多，眼前最緊迫的是得馬上把你這裏的人動員起來，跟我們一塊兒到山下去破路！

祝 (一驚非小)破路？

李 (熱烈地)是的，破路！我們只有把我們這周圍一帶的公路一下破壞變成一片水田，然後才能迫使敵人的重兵器失掉作用，因此我們也才能夠有辦法把敵人一圈一圈的包圍起來，一下把他們消滅一個乾乾淨淨！

祝 略，你的話說得很有道理。

李 不過事情也不是那麼容易就辦得好的，特別是在這兒山上的人更非格外努力不可，因此，我們熊司令，回頭恐怕還要上山來跟你研究研究，商量商量。

祝 (陪吃一驚)什麼？回頭熊司令也要來。

李 是的，回頭熊司令多半會來拜望你的，啊，啊，啊，我還說得不對，我想他今天一定會來的，一定會來，一定會來！

祝 啊，那又何必麻煩他的大駕呢！你們來不已經就夠了麼！

李 (諷解地)略，祝先生，你看你總是這樣的客氣，(熱情地)你恐怕還不大知道，熊司令那個人真精明，真強幹，真有胆識，也有魄力，不管敵人是怎麼的狡猾，却沒有一次逃得出他那雙慧眼的，他來了，我們的關係不是可以更加密切麼！

祝 壽，你的話說得真對。

(高仲豪高興地奔了上來。)

高 (二祝) 祝先生！聽說國軍方面派來的政工隊已經到了，在什麼地方？在什麼地方？

祝 (指李) 哈，這不是剛來的李隊長嗎？

高 (相見驚喜，歡呼) 啊，李小姐！原來才是你啊！

李 (也很驚喜) 啊，高同志！真沒想到你，你也在這兒呢！

祝 (奇怪) 噫，噫，噫，怎麼啦！你們是在那兒認識的嗎？

高 從前「八一三」的時候，我帶了傷，李小姐曾經看護過我，我們是在上海的後方醫院認識的啊！

祝 哦！

李 你怎麼會跑到這個地方來的呢？

高 南京淪陷以後，我們的部隊被敵人衝散了，一個人帶起幾十個弟兄，跑了很多很多的地方，後來祝先生在這裏成立自衛隊，請我們來參加，我也就領着弟兄們在這兒住下來了，你呢！李小姐，啊，你看我還得叫你做李小姐，現在可該叫你做隊長了啦，啊，李隊長！我們分手以後，你幹了些什麼？

李 (微笑) 我嗎，真慚愧得很，自從南京上海淪陷以後，我的救護隊散了，我也就只好到這個地方參加我們的國軍的工作打游擊。

高 (歡快) 好嘛！你還是跟從前一樣，真是一個女英雄，誰想得到，我們還會在這兒碰

到呢？哈哈！我真快活極了，快活極了！

祝（冷冷地）李隊長，你的隊員們恐怕在那邊等你很久了，你是要先過去瞧瞧他們？

李 對了，我得先去一去！（欲走）

高 在什麼地方？我陪你去！

祝（阻止）慢點！高隊長！我還有一點小事跟你談談，回頭你再去吧！反正我家裏是有
人等着送的，（指着遠處）咯，李隊長，就在那個地方，不遠不遠，走過山後就是，
你請先行一步，一會我就來奉陪。

李 好，回頭見。

（她匆匆的向祝宅走去了。）

（高仲豪很高興的留了下來。）

高 祝先生！還有什麼事要跟我談？

祝（突然地）我問你，你跟這個女人的關係怎樣！深不深？

高（有點意外）我……

祝 我是說你們熟識不熟識？要好不要好？

高 馬馬虎虎。

祝（彷彿很誠懇）仲豪，這年多來我對你總還算不錯吧？

高（不懂這話的意思）唔。

祝 你憑良心說，我是不是一個有愛國熱情的人？

高 (更莫名其妙) 你……你很好，很好。

祝 記得我從前對你說過：你不要慌，不要忙，等到時機一到，我把我的人槍都送你，我陪你一塊兒去跟鬼子幹，這你可還記得？

高 記得。

祝 可還贊成？

高 當然贊成。

祝 那末，依你的看法現在的時機到沒有到呢？

高 (這一下把他問着了) 我……我還沒有去想呢？……也許已經到了吧！

祝 (忽然斷切地) 不！還沒有！絕對還沒有到！剛才那個李玉英李隊長的話，你可千萬別相信，他們那套幹法，我不贊成。而且你還得特別留心一件事，你絕對不要讓他們的政工隊來跟我的自衛隊接近，也絕對不要讓我們的自衛隊跟他們的政工隊往來，這件事非常要緊，你一定得辦到！

高 (不同意) 那又何必呢！不都是自己人麼！

祝 (毅然地) 你別糊塗，自己人，把部隊跟你扯起跑了，那才不跟你講自己人呢！我的話是對的，你別懷疑，就是爲了你個人的前途，你也得照着我的意思辦！也許有人會對我們這種幹法不滿，可是你要知道：「大丈夫能屈能伸」，別人在抗戰，難道

我們不也是在愛國！

高（無話可說，只得嘆氣）唉！……

祝（懇求地）你不是就要到李玉英那裏去嗎？聽我說請你去勸勸她，你說我們這兒環境特殊，什麼開會，講演，教唱歌，看演戲，寫標語，貼漫畫，那一套把戲，最好少哇哩哇哪的在我們這兒來一點，假使他們不大堅持的話，最好也誠誠懇懇的勸勸他們，請他們把那套不三不四的老虎皮脫掉，一律給我改穿成便服！

高（不快意）他們不都是你請來的嗎？我說不來，你要說，你去。

（他一沖就向祝宅跑去了。）

（劉升迎面同他撞了一下，慌慌張張的奔了過來。）

祝（驚問）什麼事，劉升，你這樣驚驚慌慌的跑來幹嘛？

老爺！老爺！有個日本人聽說叫田中什麼佐的已經從山下上來了！

（這時蘇婉蘭，也從茅亭邊走了過來。）

祝（一驚）是誰對你說的？

劉是許管事那裏跑來的人說的。

祝你快去！快去！快去把那國旗給我放下來！把另外那面旗子給我昇上去！

劉是，是，是。（急退）

蘇（驚慌）那怎麼辦呢？日本人真的來了麼？啊，真急死我了！急死我了。

祝 你這樣心驚胆戰的幹什麼？不聽我的，不聽我的！

蘇 (驚怖) 啊，茗齋！你在幹什麼？國軍派來的人都還沒有安排停當，怎麼日本人

又跑起來了，啊，這怎麼辦？怎麼辦呢？我真替你擔心死了！擔心死了！

祝 (又急又氣) 噯，婉蘭，這樣害怕幹什麼呢？你怕日本人來就把我吞得了嗎！

蘇 (還是很害怕) 我看你是聽我的話，快點走吧！快點走吧！我們一道快點回上海去，快回上海去！

祝 (責之) 哎呀，你一個人真沒有辦法，你不要怕，不要怕，把胆子放大一點(自驕地)聽我說，天降來了，都有我！都有我！

(宅角上，飄着的。天白日旗落下來了，一面五色旗又很快的昇上去。

(許良佑慌慌張張的奔了上來。)

(慌急地) 哎呀，祝先生錯了，錯了！完全弄錯了！

(驚問) 什麼事錯了！

(還是驚慌) 不是田中少佐來了，是熊司令來了！

(大吃一驚) 哦！你們怎麼這樣糊塗！

不是我糊塗，是我們手下的人糊塗，他們大都還沒有看清楚，

(大驚，差點昏倒) 啊呀，我的天！我們過的是什麼日子啊！

祝 (急問) 現在熊司令呢，在什麼地方？

許 在殿那裏。

祝 (又驚又急) 還好，還好。(急對宅內高聲大叫) 劉升！劉升！劉升！

許 (莫明其妙也跟着同時叫) 劉升！劉升！劉升！

(劉升閃現在小洋台邊)。

劉 什麼事呀？老爺！

祝 (命令地) 快去！快去！快去把旗子給我放下來！

劉 (不懂) 剛才不是已經放下來了嗎！老爺？

不要多嘴，快把國旗給我昇上去！

祝 (還是不懂) 剛才不是已經昇上去了嗎！

祝 (急罵) 混蛋我的是國旗！國旗！國旗！

祝 (更加糊塗) 是呀！那不是國旗嗎？究竟是那一種國旗呀？

祝 (大怒) 糊塗東西……你弄清楚了沒有？(大聲叫) 聽我說：青天白日旗！青天白日旗！

日旗！

——幕急落——

第二幕

人

祝茗齋

蘇婉蘭

許良祐

高仲豪

李玉英

胡曼蓉

張洪發

廖長生

林阿根

時

離第一幕三天後的一個早晨

景

景同第一幕。

（是一個夏日的清晨，剛剛黎明的時分，太陽還未上昇，亭園中的花木還在垂滴着露珠，層層的霧氣，也正在山巒間迷漫着。林阿根堵着一把鋤頭，從園亭中的小路上偷偷的奔了上來，腳輕手的壓下，張望了好一陣，好像在尋找什麼人的蹤影也都在尋

找不着樣的，他長長的吹了一口氣，復失望的搓着鋤頭又想朝來處走去了。

（阿根剛走了幾步，廖長生却從祝宅的旁邊一閃身出來，他瞧見了他走去的背影，連忙叫他。）

廖 阿根！你找誰？

林 （折轉身）是你啊，我正要找你。

廖 找我？你不就要修路去了嗎？

林 是呀，你呢，——你不去？

廖 我去，哼，殺了我，我也不去！

林 唔，是的，憑良心說，那個王八蛋才想去，可是，這有什麼辦法呢？是祝先生叫我們去的呀，不去那還成！

廖 我不信，你不去，就會有誰來吞掉你！

林 唉，話不能這樣說，究竟是多年的老東家啊！

廖 管他那麼多，只有你這個人，才是那樣的老實！

林 你別那樣說，長生！其實這幾天來，我心都變亂了！

廖 你肚皮裏，又得打悶官司了，是不是？

林 對了，我正是有許多話要問問你呢？

廖 你就快說吧！

林 前兩天，聽說國軍方面的熊司令到我們這山上來過。
廖 不錯，熊司令確實來過。

林 又聽說，在前兩天有個日本鬼子到我們這山上來過，那也是真的麼？
廖 多半是真的，我也聽說確實有個日本鬼子到我們這裏來過。

林 你知道熊司令跑來幹嗎？

廖 聽說是要要我們下山去破路。

林 那末，那個日本鬼子呢？

廖 他嗎，哼，聽說那傢伙却是來要我們下山去修路的呀！

林 這可有趣了，（忙在身上掏出了一大張插着圖畫的彩色標語來），長生！我這裏有一張大東西，你拿去看吧！好像也說的是這件事情呢。

廖 （接着，驚異）你從什麼地方得來的？

林 我從山下撿來的，那裏邊說的是些什麼，我不大看得懂！你快講給我聽吧！

廖 （唸）「一人護路，萬民享福」（忙改口）不，不，不，這個護字被人改了！啊，改得好，改得好，改得真好！

林 是怎樣改法的呀！

廖 （笑着）你聽吧，（唸）「一人破路，萬民享福」，你看這破字改得多好啊！
林 是誰改的呀！

廖 當然是我們國軍方面的人改的囉！

林 真改得好啊！（又掏出一大張來）你瞧，我這裏還有一大張呢！來！你看看，你看看，那上邊說的又是些什麼話啦？

廖 （接着，驚憤）什麼，「人人愛路，家家護路……」放屁，放屁！簡直是得放屁！（幾下就把牠撕碎來丟了）

林 （又向身上掏）我這裏還有呢，略……

廖 （生氣）夠了，夠了，都是他媽媽的一些狗屁胡說，全都給我燒掉吧，你去撕那麼多來幹什麼？

林 曖，長生！你這樣生氣有什麼用呢？現在的事情真糟透了啦！你想一邊叫我們去破路，一邊却又得叫我們去修路，你說，我們究竟應該去修？還是應該去破？這你可得給我一個主意。

廖 那還用問麼？你要去幫鬼子修路，你是不是想去做漢奸？你說：你是不是想做漢奸。

林 你分明知道那是祝先生的意思呀。

廖 （大不快）哼，祝先生！什麼祝先生，你跟他鬧翻了，你不好下山打游擊去！

林 你到說得容易啊！你光棍一條，還怕什麼呢？可是我，老老小小一大堆，你跟我想要怎樣丟得下呀！唉！

（祝家齋和許良佑出現在陽台上，他們似乎在商量什麼要緊的事樣的，兩人都得聚精會神的密語着。）

（張洪發慌慌忙忙的走到亭園中來。）

張（邊走邊叫）阿根！阿根！阿根！（瞧見了林和廖）你怎麼又跑到這裏來了啦？又隨這傢伙吹牛吹上了，是不是？

廖（冷笑）對了，是跟我吹牛吹上了，你怎麼樣啦，老爹！天還剛亮不久呢？你就得忙些什麼？

張我要你管！走！阿根，別老跟這傢伙胡扯！

林別忙！別忙！老爹，我們還是坐下談談吧！

張（不高興）你還要談，你要談些什麼？

林我說，我們該不該去修路，還得仔細的想一想。

張（氣極）你怎麼啦？又被這懶骨頭吹暈了是不是？告訴你：祝先生要我們修！我們就去修，要我們破，我們就去破，我們應該相信他，千萬別去聽那些好吃懶做的傢伙胡扯！

廖（譏笑）對呀，老爹，祝先生就是要你去做漢奸，你也得相信他啊！

張我說過的，你放的屁我不要聽！走！阿根！我們走我們的？（說走就走）

林（嘆氣）唉！（只好跟着張洪發走了）

廖 (氣罵)真是沒用的東西！(也一氣而去)

祝 (在小陽台上，瞧見了張的身影)咦，那好像是張洪發！

許 (瞧了一瞧)是的，是的！

祝 快叫住他，快叫住他！

許 (高聲大叫)張洪發！張洪發！張洪發！

張 (回身折轉)是誰呀？(瞧見了祝和許)啊，是祝先生和許管事啊。有什麼事嗎？

許 你等一等，你等一等，祝先生還有話跟你說。

張 好嘛，(在園中停了下來)

(祝和許從小陽台上退了下來，轉進園中。)

祝 (滿面笑容)洪發，你辛苦了。

張 不，不算辛苦，不算辛苦。

祝 人都去了嗎？

張 好多人都去了。

祝 一共去了多少人呢？

張 怕有百多人吧。

祝 啊，你真會辦事，真會辦事。

許 (跟着誇獎)我們洪老爹做事還會有錯的？不會錯的，不會錯的！

祝 (像騙小孩子樣的) 所以別人我都不相信，却只相信他一個人啦！

張 (滿心歡喜却說不出話來) 我，我，我，……

祝 你不錯，你行，你真行，不過，洪發，到山下去修路可不是一件小事情，你可還得要當心一點。

張 唔。(點頭)

祝 照理說跟鬼子去修路，本來是我們心裏不願意的，因此，你們要是碰到什麼人來阻攔你們的話，你得好好的留心，你千萬不要固執，千萬不要堅持，你一見事機不對，馬上跟我帶着大家，折身就走！我這話的意思，你懂不懂？

張 (連連點頭) 唔，唔，我懂，我懂！

祝 只要你懂了就成了，不過，我還是有點担心，所以，我想請良佑跟你一道去，萬一有什麼意外的事情發生了，他也可以幫幫你的小忙，你說對嗎？

張 (又連連點頭) 唔，唔，那我們就走吧！

(說着，轉身就走)

許 好，你先走，我就來(忽然想起) 啊，洪發，你給我告訴一聲阿根，叫他晚上在家裏等着我，我有事情要找他，請你別要忘了。

張 (又連連點頭) 好，好，好，我不會忘了，我不會忘了(說着走了)

許 (回祝) 祝先生可就以我們剛才說的辦？

祝 (很深沉的) 笑了一笑) 不錯，就那麼辦，你快去吧！

許 (再慎重的問)那末米和棉花呢：也照你吩咐那樣說嗎？

祝 是的，你快大膽的去幹吧，天理良心，我們却只有這種辦法了，你放心，你放心。

我決定的事情是不會錯的，你快去吧！

許 好，那我就去了。

(許良信跟在張洪發的後邊，向着園外去了。)

(高仲豪却從祝宅的後門跑了過來。)

高 聽說你在找我？

祝 是的。

高 (不大恭敬)可有什麼事？

祝 我想跟你談談。

高 (還是不大客氣)談什麼啦，那就請你說吧！

祝 這兩天，你心裏是不是有點不痛快！

高 (有點奇怪)我心裏會不痛快？

祝 (冷笑)對了，是不是還有點不大相信我？

高 我不相信你？

祝 (冷笑)對了，是不是還在懷疑我跟日本鬼子有往來？

高 (一驚)我會懷疑你？

祝 (忽然變得很嚴肅) 對了，也許你在懷疑我，不過我今天却要讓你知道我祝著齋
究竟是怎麼樣一個人，我馬上就可以用事實來打掉你對我的懷疑，重新引起你對於
我的信任。

高 (直懸懸地) 那很好。

祝 (忽問) 我剛才要你派的兩班人都派好了嗎？

高 派好了。

祝 我要他們全穿國軍的服裝也都穿好了嗎？

高 也都穿好了。

祝 那好得很，我立刻就要請他去跟我辦一件事情。

高 就請你吩咐吧！

祝 你過來讓我告訴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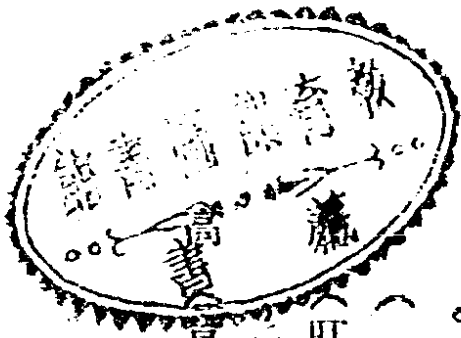
(高走近祝。祝指手畫腳的跟高密談了起來，高越聽越有勁，最後竟很興奮的笑了

。)

(談了一會以後。)

(叮囑地) 你好好的記清楚，你去了以後，千別萬要露面，千萬別要聽李玉英的指揮
這事情關係太大了，我們要成功，就只好這樣幹！

(首肯的) 對，對，對，你高見很好，我一定照着你的吩咐去幹。



祝 (笑着拍了一下高的肩頭) 啊，仲豪，這下子你總可以相信我祝茗齋了吧！

高 (很痛快的笑了起來) 嚕嚕，那還用說麼！

(高剛想走，李玉英却氣沖沖的從祝宅後邊走過來了。)

李 祝先生，你在這兒啊！我正要找你呢！

祝 可有什麼事？

李 (不滿意地) 聽說你個這兒山上的人，有的拿着鋤頭，有的挑着籬筐，正要走下山去修路呀！(責問) 難道你還會不曉得？

祝 (假吃一驚) 哦！

李 (又氣又急) 那是誰指使他們去的！

祝 (假裝不高興) 我怎麼知道呢，總不會是我吧！

李 (責問) 那你為什麼不想法子去阻止他們？

祝 啊，李隊長，你別這樣着急吧！請你問問仲豪看，我不是正在想法子？

高 (忙解釋) 是的，玉英，祝先生確實在想法子，剛才他還要來找你呢？

李 (不信任的冷然一笑)，這幾天來祝先生想出來的法子，我可傾教得夠多了，(轉對祝責怨地) 我想，你總還記得我們一到你這裏來，我就對你說過，我們是來工作的，不是來吃，喝，玩，樂的，可是你却今天請我們吃油大，明天陪我們逛山水，今天請我們逛你的茶林，明天却又要我們參觀你的茶廠，說到工作呢，你總七說八

說，東推西推，而且還要我們的屋前屋後，屋左屋右，三步一崗，五步一營的給我們佈滿了衛隊，一天到晚，叫我們什麼話也不能說，什麼事也不能幹，老百姓既不敢來接近我們，我們可也就沒有法兒去接近老百姓，這樣的結果，怎麼樣了呢？好了，現在您總親眼瞧見了，（憤怒地）你們這兒的人却去替鬼子修路，修路去了呀！要早點讓我們去工作，那兒會有這樣的事發生呢！哼！

祝（有點窘）啊！李隊長！你真太誤會我了，太誤會我了，我對於你們的一片好心，真沒有想到却全部變成了一大堆的惡意去了，我要真是那樣的話，我祝著齋還能在社會上做人哩！

李（着急地）對不起，祝先生，我可沒有那麼多功夫來聽你的解釋了？（着急想走）

高 李隊長，你到那兒去！

李（邊走邊說）我要帶着我的政工隊，馬上就去阻止他們去！

高 你別忙！聽我說……

李（不快意）我看你還是喝你的酒去吧，我可也沒有工夫來聽你說什麼了！（說着就走）。

祝（急阻之）慢點，李隊長，您別忙，我只想問您一句話。

李（停脚）就請你快說吧！

祝 我請問您，你們這一去，可有什麼保證你們一定能夠勸得散他們？

李 你這話什麼意思？

祝 您能說那老百姓裏邊會沒有壞人：

李 當然難說。

祝 那末，好，你們這一去，可保得定會不出亂子：

李 亂子，哼，你以為我們怕會出什麼亂子麼？

祝 這話再不能這樣說，問題不在你怕，要緊的是在把事情做成功。

李 (冷冷心曠了。)什麼……

祝 (冷冷)有兩班人給你們帶去，那不……

李 用不着，我們做工作向來不帶部隊去的。

祝 可是從前的情況却不同哩，李隊長！這點小事兒，我可替你辦到了，好在仲豪在這兒，您愛多少人，你請不客氣說吧！

高 啊！玉英，祝先生可早就叫我替你安排好了啦，現在有兩班人集合在那邊，正在等待着聽我們的命令。

李 (高興)是真的麼？仲豪。

高 當然是真的。

祝 而且我還老早就把許良佑派去勸說那些愚蠢的傢伙去了呢！

李 (非常抱歉)啊！祝先生，請你原諒我剛才誤解了您，真是抱歉之至！

祝 (冷然一笑)對不住，李隊長(馬上報復)我可沒有那麼多的工夫來聽你的抱歉話了！
現在的營形緊迫得很，仲豪，你趕快去把你的人帶着立刻跟着李隊長去。

高 是。

祝 (忽又嚴肅地)你應該好好地記着，你帶去的人絕對聽李隊長指揮，(高不懂欲問却被他眼色制止着)碰着老百姓，不准罵，不准打，不准亂開槍，得和和氣氣對待他們，把他們看成自己的兄弟手足一樣，萬一就出了什麼亂子，更得要服從李隊長的命令，不准隨便走動，不准驚慌！

高 (只好答應)是！

祝 (轉對李)李隊長，我這樣的安排，你總可以滿意了吧？

李 (感激地)我非常感激！

祝 (冷笑着)我總還不算是一個壞蛋吧？

李 你怎麼這樣說啊！

祝 (還是冷笑着)我總還值得你們信任吧？

李 當然，當然！

祝 (忽然很不客氣)好，那末對不住，李隊長！我得提醒提醒你，像你剛才那樣的態度(聲音在吃不甘) (想把面子扯回來)你別以為只有你才懂得痛恨日本鬼子，我就不懂得，只有你才知道熱愛國家：我就不知道，告訴你我祝茗齋不是一個口是心非的壞

傢伙，不是一個東倒西歪的湖塗虫，我也是一個有良心有熱血的堂堂正正的中國人，這點得請你認識清楚！

李 (有點窘) 啊！祝先生！你怎麼說起這樣的話來了，你生我的氣了麼？

祝 (忽又笑起來) 不，不，不：這點小事兒，我怎麼就會生你的氣！話明氣散，我也不過說說吧了：請你別放在心上。

高 好，那末，我們就走吧！

祝 (很關心地) 聽我說，你們就走這邊那條小路去，只要轉幾個彎，快得很，要不到多久就可以把他們截住！

李 (笑着) 謝謝你，那我們就去了。

(李和高慌急而去。)

祝 (望着他們走去的身影，很得意的，長長的打了一聲冷笑) 哈哈！

(蘇婉蘭拿着一件大衣，從祝宅後走了過來。)

蘇 (柔聲地) 茗齋，茗齋！

祝 啊！你也起來了。

蘇 你不怕冷麼？來，把這件大衣披上。

祝 我不冷。

蘇 早上涼風很大，你還是披上吧。

祝 (把大衣披上) 你也起這樣早幹什麼，怎麼不多睡睡呢？

蘇 我睡不着。

祝 爲什麼呢？

蘇 (不安) 唉，心裏總亂得很。

祝 你又做了噩夢，是不是？

蘇 你不要笑人家呢！你沒有想想我們過的是一種什麼樣的日子！

祝 (笑) 你瞧，你那套老調子又唱起來了。

蘇 你討厭我在你面前嚕蘇是不是？可是你沒有仔細的想想，你這種幹法算什麼呢？

祝 請你別替我擔心，告訴你，我有我的辦法！

蘇 (怒嘆) 唉，你那種幹法，怎麼叫人不替你擔心呢？你想嘛，那邊你接待着一個不三不四的女人，這邊你又接待着一羣男男女女的政工隊，田中來了，你去歡迎，熊司令來了，你又去歡迎，田中請你幫助他們修路，你一口就答應，熊司令請你幫助他們破路，你也一口答應，我不懂，像你這種辦法究竟能夠敷衍到什麼時候啊？萬一被人拆穿了，那可怎麼辦？難道你竟連你自己的臉都不要了嗎？

祝 (冷然一笑，做優越) 嘿嘿，「天機不可洩漏」，讓你都懂了我的幹法之妙了，那還成一種幹法麼！

蘇 (坐定) 好，算我是個傻子，你聰明，你有辦法，你高興怎樣幹，你去幹你的，可是

我老早就對你說過，這種提心吊膽的日子我受不了，我要走，我要到上海去！

祝 婉蘭，你這樣逼我幹什麼呢？

蘇 我一點不懂，像這種兵荒馬亂的年頭，你還要死守你的茶園和這座茶山幹什麼，你要幹實業你爲什麼不到大後方去幹，不是聽說我們的政府已經辦了一個大茶葉公司，也正需要人去苦幹嗎？那你爲什麼不去呢，我們去了。不比這裏好得多麼？我告訴你，你要再不想走，我可明天就要動身。

祝 (責怨) 唉，你瞧，你瞧，你們女人家就有這股子硬勁兒，你沒有替我想想，這座茶山是我一手一腳的經營了三三十年，整整的花了我幾十萬資本，我怎麼可以輕輕便便的就肯把牠丟掉呢！(作傷心狀) 好吧，婉蘭，只要你忍得下心，你要享福你一個人到後方去吧！不過我得告訴你，我什麼都可以丟，我這幾十年的心血培養起來的這座茶山，我可不能丟！

蘇 (一陣心酸) 著齋，你真太苦了啊！

祝 婉蘭，你要去，你還是去你的吧！

蘇 我真要走了，你不會感到寂寞嗎？

祝 (嘆氣) 唉，那就說不得，也想不得了。

蘇 那你還能夠快快樂樂的活下去嗎？

祝 (好像還很難過) 啊！婉蘭，我們是幾十年形影相依的老夫妻了，你只要想想過去我對你是怎樣的熱愛，現在你却倏然把我丟在這裏就忍心的走了，你想想我會寂寞

不寂寞，痛苦不痛苦，那你叫我怎樣還能活得下去呢！你只要肯想到這上邊來，我想你就是鐵石心腸的人，也總會回心轉意的吧！

蘇（心裏一軟，差點淚都快下來了）啊，若齋！我的心酸得很，你不要再說下去了，你不要再說下去了，你要知道，我勸你走還是爲你好啊！

祝（安慰）婉蘭，你對於我實在太會體貼了（快樂地）我有你這樣一位賢慧的太太，我真是太有福氣，太有面子了！

蘇（有點不好意思）好了，好了，你這些肉麻的話，還是少當我的面說吧，這兒涼氣大得很，走，我陪你到裏邊休息休息去！

祝 好的，走吧！

（胡曼蓉從茅亭邊飄然而至。）

胡（遠遠的瞧見了他們，嬌聲地）你們兩個人倒真親熱！

蘇（一見是胡，非常不高興，忙對祝低聲地）我討厭，讓我走。

祝（連忙偷偷的掐了她一下，轉身對胡笑嘻嘻地）是你啊！曼蓉，你早？

胡（俏皮地）我打擾了你們了吧。嘻嘻，我看我還是識相點，我回頭來。（想走）

蘇（不好不說話了，但仍勉強地）啊，胡小姐，你真太會說笑話了。

祝（也笑着）慶，曼蓉，我們是老朋友了，你瞧，你還這樣的客氣！

胡（嬌聲）怕你們會不舒服呢！

祝 笑話，笑話，你真太，太那個了！

蘇 這裏涼得很，我看還是請胡小姐到屋裏邊去坐坐吧！

胡 這裏空氣很新鮮，我倒想就在這裏，跟著齋談談。

蘇 (不快)那末，我就不奉陪了，(折身就走。)

祝 (窘)婉蘭！你在這裏多陪陪曼蓉不好麼？

蘇 不，我還有我的事。

(蘇一轉身就向祝宅走了)

胡 (譏笑)嘻嘻，茗齋！瞧你剛才那個樣兒，我真開心啦！

祝 你開心什麼？

胡 真沒有想到，你還是那樣的怕太太呀！

祝 瞎說，瞎說，你看我是一個怕太太的人嗎？

胡 不錯，你不怕太太，是你太太不怕你。

祝 啊，曼蓉，我們不說這個好嗎？你這幾天過得怎麼樣，還舒服麼？

胡 謝謝，我實在過得太舒服了。

祝 山上的菜可吃得來？

胡 好！

祝 住的地方還清靜？

胡 也不錯。

祝 消遣的東西可合你的脾氣？

胡 好得很，你這兒的綉鮮玩意真多，我真高興，真歡喜！

祝 沒有什麼不滿意的地方吧？

胡 就只有一堵，你招待得我太滿意了，倒使我有點不滿意。

祝 (意外) 哦！

胡 你真在奇怪我的話是不是？你請聽我說吧！我一天到晚，不吃就玩，不玩就吃，一大羣男男女女去了又來，來了又去，簡直把我圍的水洩不通，叫我一點也不能自由活动；啊！若齋，你，你這算什麼呢？對於一個老朋友，也用得着這樣的客氣？

祝 (冷笑) 此之謂招待囉，曼蓉！我不招待的這樣週到那還能對得起你。

胡 謝謝，我又不是一个高等囚犯，像你這樣的招待，我完全受不了！

祝 那好辦，那好辦，你既然覺得不舒服，那我就不那樣客氣的待你就成了，反正你不是外人，你要怎樣才覺得舒服，你儘管告訴我，我一定遵命，一定照辦就是。

胡 你只要少派幾個人來伺候我，我就感激不盡了。

祝 這還不容易麼？從明天起，我叫他們少來幾個人就是了，(忽然想起) 啊，曼蓉，我還差點忘了問你，那棉花和米你都全運走了嗎？

胡 剩下來的不多了，許良佑對我說過，只要今天一天一個晚上，就可以全部幫我們

搬光。

祝 唔，是的，是的，不過這件事我總算替你辦得不錯吧！

胡 你做得真漂亮。

祝 (自誇) 你可知道我費了多大的辛苦，冒了多少可怕的危難！

胡 我當然知道。

祝 要不是爲了你，我肯這樣去幹麼！

胡 所以我很感激。

祝 剛才你瞧見嗎？——那些成羣結隊拿着鋤頭雜筐的老百姓。

胡 是不是那些到山下去修路的人？

祝 對了，這件事又辦得怎樣？

胡 (恭維) 啊，這件事辦得更漂亮了。

祝 (又自誇) 可是你要知道，這裏的老百姓不是木頭，替日本人修路，不是一件好辦的事情，我真不知花了多少心血，費了多少唇舌，總算才把那些傢伙說動。

胡 (稱讚) 啊，你真有本領，真有手段，要不是你，誰能夠做得到。

祝 那麼說那你是很滿意的了？

胡 當然滿意。

祝 我總算夠朋友了？

胡 夠朋友，夠朋友。

祝 (忽然)那麼，你呢？我托你運的茶已經好幾天了，可看到現在却似乎還沒有下文，(冷然一笑)哼，這怕就有點對不起老朋友了吧！

胡 (也是一聲冷笑)嘻嘻，我猜準了你有這一着，(從皮包裹掏出一張電報遞給他。)這張電報是我們山下的人剛送來的，你來拿去瞧吧！

祝 (接着，驚喜)啊，茶葉已經運到杭州……日內就可轉運到上海……上海的茶價大漲……這批茶可望賣到高的價錢……啊，啊，好極了，好極了，這真是好消息！真是好消息！

胡 (冷刺他一下)這一下，總不會再說我對不起老朋友了吧？若齋。

祝 不，不，不，當然不，當然不！(力讚)曼蓉啦，一別幾年，真看你不出，你竟有這樣大的本領！這樣大的神通。

胡 (笑)哦，是嗎？

祝 怎麼不是呢？(突然嘆起來)唉，想當年我們在上海碰到的時候，我們兩個人是多麼熱烈，多麼的癡心！那時候，要是我們索性就大胆的……啊，你看我怎麼一下子就說到那個上面去了呢？啊，你又要笑我了！

胡 (冷笑着)噫，你說啦，你怎麼不說呢？你是說那時候，要是我們索性就大胆的結了婚，是不是？

祝 (點頭) 對了，我們倆那不就很不相稱了麼？我的事業不也就更有了發展的前途！

胡 可是你却忘不了你那位溫柔的太太呀。

祝 (好像很難過) 不，你不瞭解我的心，我心裏的煩惱，你不會知道，不會知道，不過好在現在還是我最愛好是親密的朋友，我有了你這樣一位聰明能幹的朋友，也真太有福氣，真太有面子了！

胡 (不敢相信) 呵！若齋，你還是少灌我一點米湯吧！我真也會使你有福氣，有面子，使你幸福，使你驕傲麼？嘻嘻，我看你是找錯了對像了，你這些話應該拿去騙騙你的太太才對呀！

祝 (似乎很誠懇) 不，不，不，真的，真的，真是真的，你不信我的心都可以挖給你看，我的心都可以挖給你看！

胡 (嘲笑) 算了吧，瞧你的頭髮都快變白了，你還跟我來這一套，你不覺得肉麻麼，(張洪發和許良佑驚慌惶惶的從圍外走了上來。)

張 (驚慌慌地) 哎呀，祝先生，糟了，糟了！

許 (也很驚慌地) 出了大亂子呀！

胡 (一發) 哦！

張 (驚魂未定) 啊？我，我，我身上差點就吃一顆子彈，砰砰的來了一陣槍聲，真把我嚇死了！嚇死了，幸虧菩薩保佑，我還算沒有受傷，聽說有些人挨了揍呢！

祝 (不耐) 噯，你這人真是老糊塗，我問你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張 唉，我們的人全都跑散了呀……聽說是……聽說是……啊！我！我！我也不太十分說得清楚！

祝 (頓足) 噯！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啊！良佑！

許 是我們碰到國軍了？

祝 (假吃一驚) 哦，國軍？

胡 (真吃一驚) 是從那裏來的國軍呀？

許 自然是從山下來的囉，不過那兒的霧氣很大，還是不大看得清楚，噯，說起來真氣人，他們一見了我們要下山去修路，便不問青紅皂白劈頭劈腦的就是一陣大罵，一陣亂打，後來又還接連連的開了一排槍呢？

祝 開槍，可打傷了人嗎？

許 人雖然沒有傷，可是大家都嚇得一轟而散！

祝 (責問) 那你為什麼不出來擋住他們叫他們不要亂跑呢？

許 我怎麼擋得住他們呀？那些傢伙一聽到槍聲，掉轉頭來，就只曉得拚命的逃跑，你看，我渾身上下都是泥灰，差點連我都被他們踩壞了啦！

祝 飯桶？飯桶，你們真是一些沒用的飯桶，(轉向張) 洪發？你這麼大的年紀了，為什麼也那樣的小？

張 (惶恐) 我，我……

祝 (假怒) 你去的時候我怎樣告訴你的？你說，我怎樣告訴你的。

張 你不是說要我……

祝 (連忙插嘴) 是呀，我不是再三再四的對你說，要你胆子大一點嗎？

張 (莫明其妙) 你不是說，要我留心，留心……

祝 (連忙又插嘴) 我不是再三再四的要你留心你帶去的人，叫他們不要在半路跑走嗎？

張 (惶惶然) 哦，我，我，我……

祝 (責罵) 你呀，你真是越老越糊塗了，你帶去那些傢伙，真也一點用處也沒有，爲什麼人家用槍一嚇，你們就掉轉頭來跑，真是烏合之衆，那還能做得成事麼？

許 那也難怪，你沒有看見，那些國軍的樣子，來得多兇啊！

祝 好吧，要不講理，我們就大家不講理吧！不過晏蓉，事情已經弄成這個樣子去了，你說怎麼樣？

胡 我看很簡單，叫他們明天再去修。

祝 (搖頭) 唔，那可就難了，你想他們今天連胆都嚇破了，誰還肯再去，敢再去呢？

胡 你是說沒有什麼多的辦法了。

祝 啊，晏蓉，這次你親眼看見的，你叫我還有什麼辦法呢，現在只好請你轉告田中，

關於修路的事，我總算盡了我的責任了，事情半途出了蹊蹺，那可不能怪我沒有大買氣力，眼前這種情形，我看不僅我沒有辦法。就是誰來，也沒有辦法。

胡（冷冷地）好吧，關於修路的事，我們現在暫時不談吧，不過這支突然竄到你山上來的國軍，你可不能不趕快去調查一個清清楚楚！

祝（裝頭昏）曼蓉！我的頭都快要炸了，你說了些什麼，我都不大聽得清楚，我看你還是讓我一個人去休息休息吧，啊，對不住，對不住，真是對不住（折身想走）。

許（催促地）啊！胡小姐，我們走了吧，別再擾亂他了。

胡（盯了祝一眼，懷疑地）好，茗齋，我就回頭再來看你吧。

（許胡張走出園外去了。）

祝（回頭望着他們的身影，長長的噓了一口氣）哦……！

（過了一會李玉英和高仲豪氣沖沖的從祝宅後邊走來了。）

李（邊走邊問）我問你，槍是誰喊他們開的？是你下的命令嗎？

高（邊走邊答）不，不，不，我瘋了麼！我怎麼會叫他們開槍，那完全是他們自己開的！

李（非常不滿）你帶去的人爲什麼會那樣的不聽指揮？

高（解釋）是呀，那些傢伙簡直就沒有受過訓練！

李（怒責）那你是幹什麼的呢？你竟連你自己的部下你都管不了。

高（推說）這可不能怪我，誰曉得是從那兒跑來的土包子？我把他們有什麼辦法呢！

祝（裝沒有聽到）你們得說些什麼呀？怎麼樣？事情可成功了嗎？

高完全成功了，下山修路的人，被我們阻止，就全都散光了！

祝（非常高興）啊！了不得，了不得，我們這場心血，總算沒有白花，（轉對高恭維地）嚶，高隊長，高隊長，你這人真行，真有本領，真有魄力！這真使我太高興，太快樂了，我應該給你慶賀，應該大大的給你慶賀！

李（不快意）可是祝先生你要知道，那些老百姓，可不是聽了我們的勸自動走的，却是被我們清去的部隊，用槍聲來嚇走的呀！

祝（故意吃驚）哦，會有這樣的事，（忙又變過語氣）不過不管是勸走的也吧，嚇走的也吧，只要去修路的人全都不肯去修，那不也就一樣的成功了麼？

高（補上一句）何況槍是朝天的，也並沒有打傷着什麼人呢！

李話可不能這樣說，不管怎麼樣，既然打的是國軍的旗號，可就絕對不能隨便對老百姓開槍。

祝不錯，你的話很有道理，可是給你指揮的，那你為什麼不下令阻止呢！

李哼，指揮，誰指揮得了你們的部隊，我說的話他們連理都不理，還談得上什麼指揮不指揮，命令不命令！

祝（假意）哦，真的太豈有此理了，那麼仲豪呢？你是去幹什麼，隨便就對老百姓開

槍，那還有什麼紀律！那不也跟軍閥是一樣的麼？（大罵）枉自你還在國軍裏當過連長，你這不是把國軍的名譽都給你污辱了麼！你這人真糊塗，真糊塗。

高（實在受不了想說話，却又不敢說話）啊，祝先生，那不是你要我。……

祝（連忙插嘴並以臉色止之）是呀，是我讓你關照他們得絕對服從李隊長指揮的呀，那他們爲什麼要亂動手，亂開槍，那你也爲什麼就這樣放縱起他們亂幹？這莫不是你的糊塗麼？

高（實在吃不消）那不是你要我……

祝（又連忙插嘴並以臉色阻之）幹呀，李隊長還在這兒親耳聽到的，是我要你關照他們得把老百姓當成自己的兄弟手足一樣來看待的呀！現在他們竟敢這樣的，違抗我的命令，那真是太胆大了，那你得給我澈底的嚴查，查出來了，我一定要重重的懲辦。

李 我看就算了吧，還查什麼呢，事情已經弄成這個樣子，查出來，又有什麼用處！

祝（仰頭長嘆）唉，嚴格的說來，實在也難怪他們，（忽轉對李）啊，李隊長，請你聽我說，不是我偏袒仲豪，也不是我偏袒我自己的部隊，你想想看，替敵修路，那是何等可惡可殺的行爲，只要是一個有良心的人聽到了，誰不惱怒，誰不痛憤？因此，他們動動手，開開槍，這也實在難怪了，老實說，這也許還是他們的愛國精神的一種表現呢？噫！李隊長，我這話你說對不對。

李 晤。

祝 好在事情已經過去了，我們就不談他了吧！（哈欠）啊，我也有些疲乏了，我還得去休息。（欲走）

高 那我們也走吧。

李 別忙，仲豪，（轉身對祝）請你等一會兒吧，祝先生！現在修路的事，總算停止着了，從今天起我們政工隊還得立刻去把他們動員起來，去破路！

祝 什麼破路，哼，他們的胆子都被你們的槍聲嚇破了，你還想去動員他們起來破路，我看你們這個夢還是不要做了吧！今天辛苦了，你們還是去休息的好！

李 謝謝你，我們實在你這兒休息得太久了，請你把我們那天送的米和棉花交給我們，讓我們去替你平價推銷，現在他們不是最需米和棉花嗎？你把這些東西存起來幹什麼呢，你只要肯給我們，我們差跟他們服務，替他們解決一些日常生活的困難，然後我們再教育他們，訓練他們，組織他們，不到半月，你還愁他們不會自動的跑去破路麼！

祝 （一聲冷笑）啊，李隊長，你們說得很熱鬧呀，可是你忘了嗎？那些米糶和棉花，却是我個人買的啦！

李 （反駁）可是你也不要忘記，我不是賣給你屯積居奇，而是要你平價的轉賣給老百姓的呀！

祝 （連點頭）是的，是的，我一點也沒有忘記，請你不要誤會，你們要來幫我們推銷

，那我自然歡迎，再說這些東西，都是你們替我買的，將來再麻煩你們的事還多着呢，不過，我總還得去調度調度調整調整，這樣好嗎？過兩天你讓我支理停當以後，我們再來商量，再來商量。

李 可是時間緊迫得很，你可不能老跟我們過拖呀！

祝 你放心，你放心，我一二天內一定給你們辦妥，一定給你們辦妥。

（許良佑驚慌慌的從圍外奔了上來）。

許 （驚慌慌慌）啊，祝先生，不得了，不得了，鬼子兵已經在我們山脚下接起亂來了。

高 （驚問）誰說的？

許 是剛才山下來人說的！

李 （驚問）來了多少人？多少槍？

許 還不大知道，只聽說恐怕他們會衝上山來呢？

高 不要緊，不要緊，鬼子真要來，跟他媽的幹就是了，

許 （忽很驚急）啊呀，真糟透了，真糟透了，我們的米和棉花還堆在山脚下王大興家裏，這一來不全都要被他們搶走了麼？

高李

（同聲地）哦！

祝 (大怒) 你說什麼，那樣寶貴的東西，你怎樣好放在山脚下，你怎麼這樣的糊塗啊！你這人辦事真該死！真該死！

許 這可不能怪我，實在來不及搬運啦！

祝 (氣得頓足) 啊，完了，這可什麼都完了，(怨怪) 嗚，李隊長這一下你還要米痕嘛？還要棉花嘛？還要動員起大家去破路嘛？唔……

李 (氣) 噫，你這樣怨天怨地的幹什麼呢？告訴你，我還是要米，要棉花，要動員起大家去破路！

祝 算了吧，敵人已經衝到山下來了，你還要談什麼破路不破路，現在我們大家的性命要緊得很(轉對高命令地) 高仲豪你趕快把人帶去，去把道隘口給我死死的守着，大家得齊心，不讓一個鬼子衝上來。

高 是，我立刻去！

李 我也帶着政工隊跟你們一道去。

祝 (急阻止) 用不着，用不着，李隊長！我求求你好麼？你還是在家裏休息休息的好，你聽我說呀，還是在家裏休息休息的好。

李 (不滿) 你究竟要我們休息到什麼時候呢？(氣沖沖跟在高的身後走了。)

許 (他們走了以後，祝和許忍不住相顧一笑。)

(笑) 嘿，今天的事情真有趣？

祝 (也笑) 唔？真有趣，真有趣！

許 (忽然靈機一動) 啊，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情來了。

祝 什麼事呀？

許 (自作聰明地) 我得馬上叫人去告訴仲豪一聲，說鬼子兵把我們的米棉搶到手了以後，老早已經就溜回去了，請他再也不要興師動衆去自討沒趣。

祝 (重重的拍了許一下，非常快樂地) 對！對極了！啊！良佑，你辦事情真精幹，你剛才的戲，演得可真不錯，你真像一個大演員呀！

許 嚶，祝先生！你的戲才導演得不錯，你才真正的是一個大導演呢！
(兩個人都笑起來了。)

——幕急落——

第二幕

人

馮老實

李玉英

胡曼蓉

高仲濤

許良佑

廖長生

馮洪發

林大嫂

時

雜第二幕三天後傍晚時分。

景

景同第一幕。

（太陽已經落山，一抹殘霞漸漸的在天邊消逝，朦朧的星月，隱隱的在天空中浮現了出來。）

（馮老實匆匆的從宅後走出，胡曼蓉却也匆匆的從旁邊走上，兩個人一下子在草地上碰到，都住了腳，說起話來。）

馮

（板起面孔，）我正裏來看你。

胡

（冷冷地）我也是裏來看你。

祝 今天午後發生的事情，你都知道了嗎？

胡 知道。

祝 (生氣) 日本人爲什麼這樣的不講理，公然到我山腳下來捕人。

胡 (冷誚地) 哼哼，說不定明天下午他們還要到你山上來捕人呢！

祝 (說反話) 好得很，他們高興來就來吧，我歡迎，我歡迎！

胡 你以爲他們怕上山來，是不是？

祝 你以爲我怕他們上山，是不是？我告訴你；我不是誰腳底下的爛泥，可以讓人隨便來亂踩。

胡 你請放心，他們倒不會來踩你；

祝 那末他們要到我這裏來捕誰？

胡 (冷然一笑) 難道你忘了那些政工隊？

祝 (暗吃一驚) 什麼政工隊？什麼政工隊呀？

胡 啞啞，我的老朋友，你別裝佯了吧，你何必老跟我來這一套呢！

祝 真的，究竟是什麼政工隊？你說呀！

胡 你真還要我來告訴你嗎？那末你請聽吧，就是前幾天國軍方面派來破壞我們修路的政治工作隊。若齋，我真不懂你爲什麼願意讓他們到你這山上來？

祝 (心裏一跳) 你要知道，我這裏還是中國的領土，他們要來，我可有什麼理由能夠把

他們拒絕！

胡 請你也要知道，你這裏既然有抗日份子的活動，人家也就有理由來把他搜捕剿滅！

祝 那末我得要請問，難道我山腳下的老百姓也是抗日份子？也幹抗日活動？

胡 老齊：你別狡辯了吧，我和你是老朋友，你那套玩意我都懂得，我們推開窗來說亮話，現在的事情很簡單，你要把那些政工隊趕走，只要肯叫你這裏的人再去修路，派去的人我担保，馬上就可以給你放出來，不然的話，麻煩的事還多着呢，哼，說不定，你將來都會弄得來頭破血流。

祝 (怒)辦不到，曼蓉，我的脾氣你是知道的，誰要來欺侮我，強迫我，不客氣，我就要跟誰拚一拚，幹一幹，噯，我就還有這樣一點骨氣：(大罵)日本人，什麼東西，哼，真都是些無惡不作的倭鬼！什麼「同文同種」，什麼「共存共榮」，真虧他們說出口，連我這樣的人，他們都要來欺侮，那簡直就是一千個不受抬舉，一萬個不識好歹；他們還要厚起臉皮說：要來「領導大東亞」呢！哼，領導，什麼領導？他們也配來說領導，跟我滾他娘的蛋吧！王八蛋，真是王八蛋！

胡 噫，你生這樣大的氣，幹什麼呢？

祝 (自嘆自怨)啊，曼蓉：我現在真失悔，真失悔：南京撤退的時候，我為什麼不隨着國府西遷：別人肯犧牲，我為什麼不肯犧牲，別人敢抗日，我為什麼不敢抗日？我死死的要留在這裏，可得到過什麼好處呢？你說，我究竟得到過什麼好處呢？不還

最一天到晚都得受鬼子的氣麼？啊，你跟我想想，我失悔不失悔啊！

胡（爲什麼沒有引起他的同情依然冷冷的把他盯着）你何必這樣的失悔呢，只要你肯到

南京，還不是一樣的有大官做！

祝對不住，我可不要做那樣的官！

胡不做官，那末辦實業人家不也一樣的可以幫助你。

祝幫助我，謝謝，只要少到我山上來搗點亂，那我已經就感謝不盡了！

胡你可不能這樣說，（取出電報）咯，你來拿去，人家的電報又到了！

祝（有點窘，不便去接）還不是那一套，我不要去！

胡那就讓我來唸給你聽吧！茶葉現已……現已運滬，東方土產搬出所，正欲以高價收

買……

祝這就算是他們對我的好處？

胡人家幫你把茶葉運到了上海，難道你還好意思說這是人家的壞處？

祝唔，是的，你的話不錯，不過，我要問問那茶葉放在什麼地方？是不是交給了我租

界裏的茶莊？

胡何必這樣的麻煩呢？（再着電似乎不大認得清楚）這上面好像是說已經運進了南市東

方搬出所的堆棧。

祝（不痛快）可付了錢？

胡 (這電報上邊好像忘了說起)不過，只要價錢講好了以後，我想早連總餘付的，你急什麼呢？

祝 我急？哼，你怕我不懂鬼子的花頭。

胡 又有什麼花頭啦？

祝 (機靈地)他們要想扣着我的東西來要挾我，是不是？我看你還是請他們別做這個夢吧，(冒起火來)我祝茗齋是獨不吃這一套的：那怕我的血本就被他們硬吞掉了，那我也不在乎，告訴你：他們要想用這樣的手段來嚇我，逼我，強迫我，好叫我跟他們去當聽差，那可辦不到，辦不到，一千個辦不到。

胡 噫，你今天怎麼啦，為什麼動不動就冒火？難道我也有什麼地方對你不起？

祝 不是你對我不起，倒是我留了你這一個貴客，自己却引起了不少的麻煩！

胡 哦！

祝 你還不知道這幾天來我爲了你，却被人家罵得狗血噴頭！

胡 罵些什麼啦？

祝 罵人的話還會有好聽的麼？難道你還要我啃一遍給你聽？

胡 那你是被人家罵怕了？

祝 怕我倒不怕，不過我到擔心到你的安全。

胡 我的安全？

祝 對了，請你原諒，我和你不是外人，你要再不走，山下倒真會有人上來搜捕你了！

胡 (一聲冷笑) 嘻嘻，這倒對了，由大王祝著齋的貴客，居然會有人敢來搜捕！

祝 對不住，這幾天的風潮很緊，我可真的不能保險？

胡 這麼說，那你的逐客令是下定了？

祝 這得請你特別原諒，只要避過這一陣風，我隨時都歡迎你來。

胡 那很容易，不過我可有兩點要求。

祝 那兩點？

胡 一，你得趕走圍軍方面派來的政工隊。

祝 這好辦，二呢？

胡 二，你得至遲在三天之內，把你這兒的男女老幼一齊叫下山去修路。

祝 那可辦不到。

胡 爲什麼？

祝 你還要問爲什麼？我不是已經對你說過一千遍了麼！告訴你：我有身家，性命，財產，我有我的道路，我也有我的幹法，我可不願意跟人家當工具作傀儡，做聽差隨便聽人家的調遣！

胡 (譏笑) 啊喲，你這樣噴嚏幹什麼呢？我看還是多想想吧，免得將來又要後悔呀！
祝 我已經想得不愛想了。

胡 難道你真不怕日本兵上山來搗你的窩？

祝 我怕什麼！

胡 也不怕你上海的茶葉被日本人沒收？

祝 那更不在乎。

胡 你真的都不怕麼？

祝 我本來不願多跟你們作對的，如果他們真要這樣接二連三的逼我，我也只好打起旗子跟他們幹！

胡 (鞭勒) 啊，茗齋；你又何必呢，你叫你下邊的人去修一條路，那又算得了什麼呢！對不住，曼蓉；要我修路就是逼我抗日，我請你別再說下去了！我爲了你，爲了我的安全，請你原諒我還是希望你明天早晨就離開我這裏！

胡 (嬌聲嬌氣地) 哟！真沒有想到你這個人會這樣的沒情面，你說要我走，就真要我走嗎！嘻嘻，我不走，不走，偏不走！我倒還要瞧瞧，看你敢不敢拿鞭子來趕我！(說着一轉身就飄然而去了。)

祝 (自嘆自嘆) 啊，倒霉！倒霉！我真倒了大霉！這是前世造的孽麼！怎麼偏偏這個妖怪又釘到我這裏來了呢？……唉！

(李玉英從祝宅後走了過來。)

李 祝先生，祝先生！

祝 啊，李隊長，你來得正好，我正要找你。

李 我也正有件事要來請教呢。

祝 這幾天來你們都很辛苦了吧？

李 說不上，說不上，從前我們在江家鎮工作的時候。一天跑了幾十里路，却還要畫，還要寫，還要開會，還要演戲，從早到晚，飯也沒有空吃，覺也沒空睡，啊！那才叫辛苦呢！這可算得了什麼呀！

祝 (冷冷地) 你們真了不得，真了不得，不過你們在這裏的成績也不壞，你瞧，我這座冷清清的山頭，不也被你們到處都鬧動了麼？

李 (似乎沒有注意到對方的表情，還是很熱情地) 不行，不行，那還差得遠呢！我們自己知道自己的毛病：工作還不夠深入，民情還不夠了解，因此，對於這兒的老百姓，我們還得多跟他們接近，多跟他們服務，多去宣傳他們，組織他們，訓練他們，所以我們最近還打算……

祝 (搶嘴，不快地) 啊！夠了，夠了，實在太夠了！

李 不夠，不夠，那怎麼可以說夠了呢！

祝 那你們究竟還打算在我這裏幹些什麼？

李 這就是我正要來向你請教的啦，剛才我們得到熊司令的命令，他要我們至遲在三天以內得把這兒的人動員到山下去破路，你說急不急人呀？

祝 你這麼一說，哼，那我才比你們更急呢！

李 熊司令說你的辦法最多，要我們常常來跟你請教，現在我特別跑來找你，就是想來求你的指導，得你的幫助。

祝 嚶，我現在要來找你，也正有一件事想來求你的指導，得你的幫助！

李 (驚覺) 你說什麼，你也有事要來求教我？可是什麼事呢？

祝 事兒還不算小呢！

李 究竟是什麼事呢？

祝 你可知道日本兵早上在山下抓了人？

李 知道。

祝 那您可還知道，他們還要到我山上來抓人！

李 這可沒有聽說，他們還敢來抓誰呀？

祝 咳，聽說他們要來抓的，却就是你們政工隊！

李 哼！他們有胆子來就來吧，我們都不怕！

祝 你們不怕？對不住，我可擔當不起呀！

李 那你打算怎麼辦？

祝 我嗎？(似又不好說出) 哼，我……

李 你需不需要我們調點兵來幫助你。

祝 用不着。

李 對了，其實你這鬼的入口，要肯去破路，一下子把那段幾十里長的公路，破壞變成一片水田，我看鬼子就休想來把你這座大山佔領了。

祝 啊，李隊長！說來說去你總忘不了你那個破路的念頭啊，我可得坦坦白白的告訴你，我可不願我這座茶山，讓人把牠拿來變成一座戰場，這點你得明白。

李 可是鬼子一定要來把牠變成一座戰場呢？

祝 哼，我不惹他們，他們不見得就會來惹我！

李 （驚異）哦，祝先生，你那兒來這樣一個念頭啊！你想錯了，你想錯了！

祝 錯就讓他錯吧！我可並不後悔！

李 （訂了他一下）噫，你恐怕受了什麼人的壞影響吧？

祝 笑話！像我這樣的人也會受誰的影響，告訴你：我就是我，誰也休想來影響我！

李 我本來前兩天就照跟你說的，聽說你這兒來了一個不三不四的女人，妖妖精精的，行跡實在可疑得很。

祝 （暗驚）你聽誰說的？

李 說的人可不少！是不是真有這樣一個女人呢？

祝 （只好承認）有的，她可是一個好人，是我的女朋友！

李 好入癮？（冷笑）哼，像這樣的好女人，你還是跟他少來往點的好！

祝 這可不用你操心，我明天就要送他走。

高仲發匆匆的從圍外跑了來，聽他們正在鬥嘴不使插話，只好在旁把他們盯着。

李 那就好得很，不過現在的情勢一天一天的緊迫起來了，那你究竟打算怎麼辦呢？

祝 我嗎？（真是不上不下）我，我只想着我這座茶山，別的我可什麼都不管！

李 對呀，你要守茶山是守的呀！可是你還得想一想；究竟要到什麼樣的辦法，才能守得住這座山呢？

祝 我，我想退一步！

李 （奇怪）退一步？

祝 是的，而且我還想請你們也退一步！

李 （驚詫）哦，你是說？……

祝 （只好大膽的說出來）是的，我想請你們避一避，走一走！

李 這可就是你退一步的好辦法？

祝 這也可以說是我沒有辦法的好辦法。

李 你以為這樣一來，就可以嚇退鬼子？

祝 我想至少也可以嚇鬼子沒官話好開口。

李 你真做夢啊，龐先生！

祝 我才不做夢呢！李隊長！

李 (怒) 對不住！我可不走！

祝 對不住，我可要請你走！

李 (大怒) 我不走！我不走！

祝 我不管，我還是要請你走，請你走！

李 告訴你：這兒是中國的土地，我們是中國人，我們高興在這裏就在這裏，誰也沒有權利來趕我們走！

祝 我也得告訴你：這兒可是我的茶山，我花了二十多年的心血，放下了好幾十萬的資本，我是這裏的主人，我有資格歡迎你們來，我也就有資格歡迎你們去！

高 (莫明其妙) 啊，祝先生，你們鬧些什麼，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啦。

祝 (神氣十足) 別要多嘴。仲豪！你聽我說，從明天一早起，你趕快加派多點人去把各道隘口給我把守着，所有大小山崗，大小路道也都全給我封鎖着，不管什麼人，什麼部隊，沒有得到我的許可，一律不准自由出入隨便上下？

高 是。

祝 還有明天清早！你得多派幾個人把政工隊的朋友們全都給我保送出境，沿途得好好地照料，一直得把他們送回他們自己的部隊駐紮的地方。

高 (遲疑) 這……

祝 這是我的命令，你得記清楚，(轉對李，忽又顯然地) 唔！李隊長！真是一萬個對

不起，我剛才實在太失言了，不過我有我的苦衷，無論如何都得請你原諒，請你特別原諒，只要這陣風聲過了，我立刻就會派人來歡迎你們，我這個人講話是最講信義的，說得到，我就做得到，絕不口是心非，也決不東徧西倒，你們放心的去好了，反正我們後會有期，就請你千萬別要誤會，千萬別要誤會！（折身就走去）

李（憤怒）慢着！祝先生，你沒有想想，你這樣幹是等於得幫助敵人麼？

祝（回過頭來）啊，李隊長！我已經想得夠多了，你聽我說，你們再要不走，再要不管我的死活，老在我這山上鬧下去，我倒要請問請問，你們是不是真要逼迫我去做漢奸？

（說罷，拂袖而去。）

李（氣極）誰逼你去做漢奸！胡說胡說！簡直是胡說！（祝已經跑進住宅去了，李憤嘆地），我看這傢伙真快要靠不住了！

高（悶心地）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啦？我真被你們鬧糊塗了！

李（不滿）你嗎？哼！我看你還是懶懶意意的喝你的白乾去吧，這些閒事請你少管點！

高（譯苦）噫，李隊長，你不能這樣說，我一天到晚也被這老傢伙弄得頭昏腦脹呢！

李（你這些話我不要聽，我問你：你現在得了他的命令，是不是正想來趕我走？

高（驚愕）你說什麼？我也會來趕你走！

李（冷諷地）哼，吃了人家的酒飯，可就不能不聽人家的使喚了啦？

高（傷了他的自尊心，蹙着眉頭跳起來）李隊長你這是什麼話，你把我姓高的當成什麼樣的人來了？憑什麼要什麼東西，他也配來使喚我！

李（噤，你既什麼話？這可是事實呀！

高（又急又怒）事實，啊，你還要說是事實，你真敢相信我會聽他的使喚來把你們趕走，我會這樣的沒臉嗎？

李我知道你還不會寫條約的，不過，那天我們去勸阻老百姓修路的時候，叫你部下亂動手亂鬧給那姓李，我今天都還不太明白，那究竟是你的意思？還是他的指使？

高（有點窘）不管誰的意思，那總是人家的好意。

李（盯了他一眼）好意？哼，你知道那是一件可怕的大陰謀嗎？

高陰謀，哦？

李你曉得麼？寫條約軍隊的名譽都掃地了，那還會有老百姓相信我們，我們那還能夠在這裏工作下去？你想，這是不是陰謀，這是不是一種可怕的大陰謀？

高（失悔地）唉！

李（逼他）噫，你什麼意思？那姓李是誰的意思，難道真會是你？

高（只好供出）當然是他叫我們幹的囉！

李（悲嘆）唉！高同志，你怎麼這樣的糊塗啊，你做了人家的工具你自己還不曉得，還鄭重的在我面前挺起胸膛來講能遠飛，你這不是自己得騙自己麼？

高（還不心服）你別這樣說，李隊長，我對你說過的，我高興在這裏幹多久我幹多久，我幹得不高興了，我立刻就把部隊拖起跟你們走。

李 哼，你說得很痛快。

高 我說得出，也就做得出！

李（怒責）我看你倒還說漂亮話，還是不要在我的面前說了吧！祝茗齋是一種什麼樣的人，難道你還沒有看清楚，你跟着他在這山鬼混了一兩年，你究竟爲了什麼？你在這裏來組織過民衆嗎？訓練過軍隊嗎？推動過一絲一毫的抗敵工作嗎？沒有，我想你自己也會說一點也沒有，那末你究竟爲了什麼呢？可不是爲了這兒有好的穿，好的吃，好的玩，有舒舒服服平平安安的好日子過，可是你想想，你這種生活是不是墜落，是不是逃避？是不是躲閃你自己應盡的責任，像你這樣鬼混下去，請問你問你自己的良心，你對得起京滬兩地流血犧牲了的你那幾十萬老戰友麼？

高（非常難堪）唉！李隊長，請你別要再說下去了，

李 你很難過是不是？可是我是偏要說下去呢，我老實告訴你，我現在真失悔，早曉得你是這樣一個人，我寧願不該到書院來看護你呢！

高（一下把槍拔了出來，很羞慚地也很想發火）啊，李隊長，你別太瞧我不起了，我高

李 仲豪還是一個有血氣的人，你就待着瞧吧，瞧我立刻就去幹點跟你看！（折身就跑）
（驚詫）慢着，你這算什麼，你想幹嘛？

高 我立刻去逼視著齋。

李 你逼他幹嘛？

高 我逼他跟鬼子幹。

李 萬一他不幹呢？

高 那我就幹掉他！

李 你瘋了嗎？快把槍給我放下！

高 不，我實在有點傷心，你不知道，我受了他的騙，受了他的騙。

李 可是你却要懂得，像視著齋那樣的人，我們却還不該用槍來對付他！

高 爲什麼？

李 那還不明白麼？正跟我們不能用繩子來捆绑壯丁一樣，我們也絕不該把槍來迫着人

家起來抗日。

高 那末怎麼辦呢？

李 （微微一笑）你只要肯幹，還愁沒有辦法麼？

高 （槍放好）好，那我就全聽你的了，你請放心！以後你要怎樣幹，我就一定跟你怎樣幹，你叫我怎樣走，我就一定跟你怎樣走，你要不信，我現在就可以對你賭咒！

李 （一笑）啊，你算了吧，請你以後別跟我再說這些傻話了。

（胡曼蓉遠遠的向李亭邊走過來了。）

高（忽然瞧見了，吃驚地）啊，李隊長，你快走開。

李（驚問）什麼事？

高（急）你瞧吧，那個不三不四的女人來了你快點走。

李（急着）哦，

（李連忙逃避到樹林中。）

（胡一閃身就從旁邊走過來了。）

胡（向四圍張望了一下嬌聲地）你倒在這兒乘涼啦，這幾天來怎麼連影兒都不見你呢？瞧你都有點兒瘦了。

高（不高興，粗聲地）你跑到這裏來幹嘛？

胡我嗎？嘻嘻，我來玩玩。

高很好，對不住，我可不能奉陪了！（想跑開）

胡嘻嘻，還是那個樣子，你忙什麼呢！你站住！我可就是來找你的。

高（驚）找我的？

胡不錯，我是來找你，陪我去看一個人的。

高什麼人？

胡一個女人。

高 女人，什麼女人？

胡 就是那個姓李的女隊長！

高 （大驚）你來尋我開什麼心？什麼女隊長不女隊長，我不認得！

胡 你會不認得？你騙誰？

高 我不認得，就不認得，我騙你幹嘛？

胡 那末我問你，剛才還在這兒那個女人是誰？你說，是不是就是那個李隊長？

高 （大驚）我不曉得。

胡 你不曉得，我親眼看見她剛才還跟你站在一塊兒，你怎麼會說不曉得，我請你告訴我；她剛才一閃身就溜到什麼地方去了？你說呀！

高 我不懂，你要追問得那麼清楚幹什麼？

胡 你放心，像我這樣的人是不會吞掉誰的，我就找到了她，也不過只想跟她談談？

高 談談，談什麼？

胡 談什麼，可用不着你來管！

高 你要談什麼，告訴我就算了，何必一定要尋到她？

胡 （譏笑）嘻嘻，你剛才不是還說你不認得他嗎？怎麼一轉眼你就又變成人家的代表去了呢，這倒真有趣哩！

高 （憤怒）我請你說話識相一點，當心我會不認得你。

胡（微笑）啊，對不住，對不住，瞧，你竟氣成這個樣子去了，這只怪我不會說話，可要原諒我啊！

高（不理）……

胡（聽說這位李隊長很有點才能，真的嗎？）

高（仍不理）……

胡（聽說你們很談得來，是不是？像你過去那樣，你以後還要跟着祝茗齋鬼混，她恐怕不見得會滿意吧，你是不是也想跟着她一道打鬼子去？）

高（還是不理）……

胡（噫，你怎麼不說話呀？我問你；你是否最近就想跟着她一道走？）

高（實在不耐煩了，一下暴跳了起來）我的事用不着你來管；你爲什麼就像一個偵探樣的來盤查我？（一步逼緊一步）你是不是想調查我們的行動，是不是想設法來對付我們？你說，你這樣來盤問我，究竟是什麼意思？

胡（把他沒辦法）啊，像你這樣粗氣的人，我才沒有見過呢！

高（憤怒地）粗氣就粗氣；你今天不跟我說明白，我可真要對你不起。

胡（也生了氣）草包！我不跟你說，我問你；李隊長究竟在什麼地方你趕快告訴我，有要緊的事得跟他商量。

高（咬牙切齒地）你還要找她呀，你真還想在她身上去打探點什麼秘密麼？我看你真是

活得不想活了！（又想拔槍）像你這樣毫無心肝的人，我怕我殺不了你！

（躲在林中儘聽他們談話的李玉英，這時候忽然閃身而出。）

李（叱止）高同志！

（高和胡一見是她，都吃了一驚。）

高（詫異）啊，你出來幹什麼？

李（盯了他一眼，冷冷地）我想出來拜會拜會這位胡小姐。

胡（從上到下打量着李，微笑地）想來你就是李隊長了，我們這樣的相見，你會覺得很奇怪吧？

李不，並沒有什麼奇怪。

胡你不覺得我太唐突了麼？

李不，請你不要客氣。

胡啊，李隊長！你這個人真好，多像一個女英雄呀，像你這樣的打扮，我有生以來還是第一次聽見呢！

李這太平常了，在職地像這樣穿着的女人不是很多嗎？

胡可是我覺得你穿起來却特別漂亮呢！

李（不大耐煩）李小姐，聽說你有什麼事要跟我商量，是的嗎？

胡唔，不錯，我正有件要緊的事想告訴你。

李 那就請說吧。

胡 (盯了高一眼) 有了這一位大人物在這裏，對不住，我可不便跟你密談。

高 你討厭我，我走就是了，(氣沖沖的想走)。

李 (止之) 用不着(轉對胡) 胡小姐，他在這裏是不礙事的，你說你的好了。

胡 (譏笑) 嘻，我怕他聽了，又要拔槍殺人呀！

高 哼，這是我的牌氣！

李 那還是請你快說吧！

胡 李隊長，你覺得祝茗齋這個人怎麼樣？

李 你看呢，不是說你們是老朋友嗎？你當然比我知道得多囉！

胡 其實我也不大十分清楚他，不過，我可以告訴你們一個秘密？

李 哦？

高 什麼秘密？

胡 你可知道，你替他送來的米和棉花飛到什麼地方去了嗎？

李 不是聽說被鬼子搶去了嗎？

胡 搶？哼，誰搶得了他的東西啦，告訴你，他受日本人所委託，從你們那兒套買來，

却又馬上就轉獻給日本人去了！

李 你有什麼證據？

胡 還真在那兒去找證據呢？是他親口告訴我的，我可就是他的活證據。

李 (驚疑) 哦，他竟會這樣幹！

高 (憤恨地) 啊，這個老混蛋，多狡猾呀！

胡 (瞧了瞧李和高 的表情，很深沉地) 哼，我恐怕再要毒辣點的事他也還幹得出來呢！

(轉對李) 不過李隊長，你也許會懷疑；像我這樣的人，怎麼也會對你說出那樣的秘密？這點我現在可不願跟你解釋，你只要知道我是一個被他拋棄了的女人，你只
要肯相信，我是不會像你們^(地)的那樣壞，那樣沒良心，那你就會懂得我為什麼要
說出他這秘密了，好吧！我要說的話已經說完了，我希望我們以後還能再見！

(她一轉身就飄然而去了。)

高 好，現在你總可以看得清楚祝茗齋是怎麼樣的一個人了吧，我看這傢伙簡直就是一個漢奸。

李 (深思着，有點困惑) 你別要亂說，事情還不那麼簡單：你讓我想一想，讓我想一
想。

高 你還用得着有懷疑麼？

李 (深思着半自語地) 這女人究竟是一個什麼東西呢？……她告訴我這個秘密是什麼意思？……難道她是他的姘婦？難道她真還是一個良心沒有黑盡的女人……她得懷恨，她得報復？她得動搖？她得懺悔？她得想跟我們發生點關係？……啊，啊，不會

的，不會的，她表現出來事實，那兒是這種人呢？……那末她真正的意思在那裏？……（點了點頭彷彿想對了）唔，是的，是的……唔，這個妖怪倒有幾手呀！（忽然高興起來）啊，仲豪，我想對了，我想對了，我們可萬萬別要上那個女人的當！

高（有點摸不着頭腦）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李（快活地）啊，我想出來了，想出來了，她來告訴我們這個祕密，她的目的是要離開我們同祝老齋的關係，希望我們中了她的詭計，糊裏糊塗的就祝老齋當成一個大漢奸來亂打，他就好坐收漁人之利，一下就可以把他挪去投降鬼子！啊，這女人真奸狡呀！我們差一點就上了她的大當！

高（還是不大了解）你的話，道理是有道理，可是我還是不大想得通呢！

李（你的腦袋裏長的又不是石頭，你多想想嘛！

（許良佑匆匆的從祝宅後跑了來）。

許（對高不大客氣）喂，老兄，話談夠了吧！祝先生要我來叫你。

高（不高興）叫我幹嘛？

許我怎麼曉得呢！

高（大不快）我有事。

許有事？（頓下來）何必呢！去一去再來不更好麼，走，去一去，去一去！

高跟你說，我有事呀！

李 高有志，你就去一去吧！

高 (圍了一下) 好，那就去吧。

(兩人正想走，園外遠處忽傳來一片嘈雜的聲音，從那嘈雜聲裏，似乎還帶着一陣啼泣的聲音。)

園外遠處：

林大嫂的哭聲：是他賊去的，怎麼會不是他呢！

張洪發的聲音：真是他嗎？阿根嫂，你得弄清楚點，你可不能亂冤枉人呀！

林大嫂的哭聲：我的天，我怎麼會冤枉他呀！是他，是他，是他來賊去的，我得向

他要人，我要問他要人！

廖長生的聲音：別哭呀！你哭什麼呢？走吧，去找他要人去，唔，媽的，既然敢把我們山上的糧食拿去送鬼子！

園中：

(李玉英很驚詫的在向遠處瞭望着。)

高 (奇怪) 這是怎麼一回事啦！

許 (有點明白，急着想走) 又是那些傢伙吃醉了，你別管那麼多的閒事吧，走啊！

(廖長生忽奔至，見許良佑想走，連忙回頭打招呼。)

廖 (急呼) 喂，喂，喂，許管事在這裏，阿根嫂，你快來，你快來！

許 什麼事呀？我今天可沒有功夫來管你們那些鬼事。（說着就想跑。）
廖 請你慢點走！

（農婦阿根的妻子，林大嫂哭哭啼啼的走到園中來了，張洪發也跟在那後面走了過來。）

許 （窘）噫，你這個女人才奇怪，你林阿根回不回來，關我什麼事呢！

嫂 （泣訴）是你叫他送米瓶，到鬼子那裏去的，那天晚上，他本來不願去，還是你硬逼着他去的呀，我親耳聽到，你還叫他千萬別告訴別人呢！你怎麼一轉眼就不認賬了啊，我現在不管，我找到了你，你就得還我的人來！

許 （狡賴）你發瘋了麼？你，你，你怎麼好亂口咬人！

嫂 （林傷心痛哭）啊，天理良心！我親眼看見我林阿根是你逼他去的呀！你怎麼好賴呢！我不管，我還是得問你要人！

許 （窘極）喔，他媽的，今天是碰到什麼了？這是活見了鬼麼！

廖 （怒視）噯，許管事，一個人的良心得放在當中！（轉對高李）我們請李隊長，高隊長，跟我們憑憑理看；把我們山上吃的穿的拿去送鬼子；這還叫不叫人！

許 （想嚇退他）胡說！你怎麼敢這樣隨便罵人，我現在警告你，廖長生你說話得有點分寸！

廖 什麼分寸不分寸，我不懂！誰要把我們的東西拿去送了敵人，那我就只好說他是混

蛋！是漢奸！

（祝茗齋出現在小陽台上，他很驚訝的站在那裏偷聽着。）

李（盯視着許）許良佑，你老老實實的說，你真的把我們送來那些東西都轉送給鬼子去了嗎？

許（一嚇）我怎麼敢呢！李隊長，那不是早已經被鬼子搶去了麼？

李（冷笑），你對你的主人倒真很忠實！

高（氣狠狠地）嘿，好傢伙，你還要抵賴什麼呢！你們幹那件事的證據，可全部給我抓住了呀！

許證據！你可抓到我什麼證據？

高（直率地）這你可沒有料到吧，剛才那個胡小姐來，可把什麼話都告訴我們了啦！她就是你們的證據！

許（還是狡賴）笑話，笑話，你們怎麼好去聽她的！

高（冒了火）一把就把許抓着）哼，你這傢伙真不識好歹，我問你，你究竟承認不承認？

許（想掙臉）什麼，你還想跟我動武嗎！

高（大怒）你說，究竟是誰叫你幹的？你不老老實實的說出來當心我一槍打死你！

廖（憤吼）打，打死這傢伙！

嫂你說；我林柯根是不是你逼去的？是不是你逼去的？



李 (逼他) 你不說我們可真要對你不起了！

胡 (窘極怕) 我……

李 (逼問) 你說呀？

張 你說麼？許管事！

李 (急極欲動手) 你说不說？你说不說？

胡 你不說，我真要來咬你幾口！

李 打！

許 (並不示弱一下就掙開) 是祝先生叫我幹的！你們敢把我怎麼樣？(對廖，怒氣沖沖)

地) 哼！你這小子也跟着來唬我，你等着，我認得你！

(折身想跑)

廖 我怕你，不是人！

高 (攔阻) 不准走！

張 (彷彿吃了一驚) 唉！老天！怎麼祝先生也會來幹這種事情啊！連他都幫鬼子去了，

叫我們怎麼還活得下去呢？這真……這真叫人太難過了！

不！我們是有法子可以活下去的！只要你們肯幹，我們很快就能夠把鬼子趕走！

是的，我們得照李隊長這兩天跟我們說的，大家得下山去先把下邊那條公路破掉。

只要你們肯幹，我一定跟你們去打頭陣！

廖（我看我們也只有這條路了，老爹，你說呢！大家都把視線集中在張洪發的身上。）

（視若齊氣狠狠地從小陽台上退進去了）

李（對張鼓勵地）洪發！大家都很相信你的話，你得把幹勁拿出來！

張（思慮）我……

李（再鼓勵）對了，你是這座山上的老將，你得領着大家一道去幹才是話呀！

張（還在思慮）我，我……

許（阻止他）張洪發！你要幹什麼？不先去問祝先生麼？

李（斥之）請你不要多嘴！（轉對張）洪發，你可不能再走錯路了，你要知道，我們只要澈底的把那條路破掉，鬼子的大兵一下子開不過來，你們山上的人能夠跟我們山下的國軍聯成一氣，打成一片，那還愁你們的穿吃成問題，茶葉銷不掉麼？現在大家都得等着你說話，你得把勇氣拿出來！

張（很痛苦的還在焦慮着），我，我……

廖（喊），老爹！你爲什麼不說話啦，大家都得等着你呢！

高要說就請你快點說！

李大家都很相信你，你可不能不說了！

張（已經想通了，忽然堅決地）我張洪發，一定跟着大家走！

（大家齊聲歡呼，好！）

廖 (快活地) 那我們馬上就去商量破路的事情去吧，走！

嫂 (還是很難過) 那末我的同根呢！長生哥，你看着辦法救他回來沒有？

廖 (樂觀地) 你別難過，有辦法，有辦法，你跟着我走就是了，走大家快點走！

(大家) 走，走，走！

(祝茗齋忽然閃身而出，大家一見，都大吃一驚。)

祝 (驚問) 走，你們要走那裏去呀？

廖 (勇敢地) 我們要去商量破路去！

祝 哦，(對張) 你呢？

張 (低着頭) 我也去！

祝 (轉對嫂) 你呢？

嫂 我也去！

祝 (轉對高) 仲豪，你呢？

高 我當然去！

祝 (大怒) 怎麼啦，你們都這樣齊心的，是受了誰的指使？

廖 是受了我們良心的指使！

祝 混蛋，你有良心，我沒良心！

廖 你有良心，哼，你爲什麼把那些米糧棉花叫許良佑去轉賣給鬼子？

祝 胡說！是誰對你說的？

高 (插嘴) 大家都聽到(指許)是老許剛才親口說的！

祝 (這問)你真這樣說過嗎？

許 (大窘)我……

高 你剛才不是這樣說過嗎？

許 我……

祝 你究竟說過沒有說過？你說。

許 (忽不承認)我什麼時候說過呀，全是他們冤誣我的，冤誣我的！

衆人大譁。

高 (氣極)老許，你這樣沒有種，還叫人麼！

祝 (厲色地)哼，這還成什麼話，竟這樣的冤誣於人！別人我不曉得，許良佑還不能算

是一個一等一的好人，一等一的愛國份子嗎？可是居然有人要攻擊他，要冤誣他，

而且還把我都牽扯在裏頭，這還有公理，還有正義麼！

李 (想駁斥他)麼！祝先生，你可不能這樣說！

祝 (作抱歉狀)啊，不是講你，李隊長！這不關你的事！(指桑罵槐地)哼，老實說，偷

雞摸狗我也夠得上算個老賊，可是現在却有人得冒充扒手想到我這山上來抓取羣衆

，就可憐他們的手法還差一點，玩那樣一套鬼把戲，騙得了別人，却就騙不了我！

李 (氣得臉紅) 噫！馮先生，你這話是什麼意思？請你說得明白一點！

祝 (仍作抱歉狀) 啊，這不關你的事，李隊長！我說的不是你，(又罵天罵地) 哼，現在有許多人，總自以為只有自己才愛國，別人都不要愛國，只有他們才是英雄，別人却是傻子，譬如就拿我來說吧，我幫過國軍的忙，做過國軍的工作，掩護過國軍的活動，就正因為近來我跟國軍的關係很密切，才惹出了一身麻煩，可是結果怎麼樣呢？(對高) 你滿意我嗎？(轉對廖) 你相信我嗎？(再轉對張) 你還像從前那樣服從我嗎？啊，你們現在可全都變了！全都變了？你叫我還有什麼想頭呢！(忽指高) 現在要你說，那次那些傢伙去修路，我是不是叫你去攔阻過？你說，你老老實實的摸着你的良心說，我爲了那件事，究竟花過多少心血！

高 當然囉，你不花那麼多心血，我高仲豪怎麼敢向老百姓開槍呢！

祝 (只好遮掩) 不管你開槍不開槍，那我總爲的是抗日啦，可是像我這樣一片忠心，可得到過誰的稱讚，誰的幫助，誰的信任(作氣憤狀) 哼，稱讚，幫助，信任，不來搗我的亂，扯我的腿，挖我的牆腳已經算客氣了，難怪有那樣多人被逼着去做漢奸呀！(作捶胸頓腳狀) 啊，我祝銘齋爲的是什麼呢？我究竟爲的是什麼呢？唉，想起來，我真傷心！真難過！

李 (氣極) 祝先生，你可不能這樣的指桑罵槐，你對我們有什麼不滿，請你爽爽快快的說，你這樣怨天怨地算什麼呢？

祝 噫，噫，噫，我不是跟你聲明過，這不關你的事嗎！

李 (嚴肅地) 我請你放誠懇一點，你剛才說你一片忠心，却得不到誰的信任，可是你却忘了反省一下，像你這樣的幹法，能不能得到人家的信任！

祝 我的幹法怎麼啦，難道還會不對？

李 (乾脆地) 你要幹就得堅決一點，你可不該這邊去勾勾，那邊去搭搭：「腳踩兩頭船」，兩邊你都得敷衍！

祝 你是說我跟鬼子有勾結？

李 勾結倒不見得，不過往來往來恐怕也就難免吧！

祝 (只好承認) 是的，不滿你說；有時，我確也跟鬼子往來往來，不過我一不受他們的威脅利誘，二不跟他們做走狗漢奸；我就同他們往來往來，那又算得了什麼呢！告訴你，我不是一個「秦來服秦」，「楚來服楚」的人，就算我偶然跟他們敷衍敷衍吧！那我也不過是「明幫曹操，暗幫劉備」，我的心却始終還是得爲着我們的中國，爲着我們這座茶山的，我這一點苦衷，難道也得不到你們的同情，你們的諒解麼！

李 (熱情地) 啊，祝先生，你的幹法完全錯了！完全錯了；我可知道；當我們跟敵人鬥爭得最激烈的時候，你想兩面敷衍，兩面利用，兩面都去挪挪扯扯勾勾搭搭，那你是做夢！是自尋煩惱！自找苦吃，這幾天來的痛苦經驗，難道還不夠警醒你麼！你去敷衍鬼子，可把他們敷衍好了沒有呢？哼！你替他們做走狗做奴才，那他們還

不是要來抓人捕人殺你們這裏人！因此，你想騎牆，那是不對的，你想退讓那也是不對的，至於說你還想要中立自保，那你更是自己騙自己！現在鬼子的刺刀已經逼近到你的胸口上來了，你要想活，你就得跟着我們大家走！

祝（聽不進）啊喲，真是一篇激昂慷慨的好演說啦！可是對不住，李隊長，我的腰筋都生了銹，我還是有我的幹法，有我的想法，你只要懂得我的一片苦心，我已經就非常滿足了，現在我還得再提醒你一下，明天早晨，你別忘記，你得早點給我離開這裏！

李（驚憤）哦，說了半天，你倒還沒有忘記！

祝（冷酷地）而且我還要警告你，現刻你可不能把這裏的人，隨便就吹去破什麼路！

（大家又譁然。）

李（對衆憤然地），請大家自己說吧，你們究竟願不願意去？

去！去！去！

高 我也願意跟你們去找我的阿根去！

（對祝）祝先生，今天我可把你的什麼都看穿了，哼，像你這樣一個不顧大局，却只曉得要名要利，要權要勢，要面子也要裏子的人，我可不能再跟着你走了，（對衆）好，你們要走的都跟我走！

張廖

走！走！走！

嫂

我也願意跟你們走！

祝

（大家都盯視了一下祝茗齋，一個二個的跟着高仲豪都想走了。）

（作狂憤咆哮狀）啊，滾吧，滾吧！（指高）你這個蠢漢，（指張）你這塊木頭，

（指廖）你這個王八蛋！（指嫂）你這個該下拔舌地獄的潑婦！你們都給我滾吧！

（咒罵）前面有刀山，有懸岩，有殺場，你們一個二個都趕快給我投到枉死城裏去！你們活路不走，走死路，好話不聽聽邪話，好，你們要滾，就快給我滾吧，滾！滾！滾！

——幕落——

第四幕

人

祝老齋

蘇婉蘭

許良佑

胡曼蓉

李玉英

高仲豪

張洪發

廖長生

林大嫂

熊 韜

劉 升

時 景

離第三幕三天後的一個晚上

祝宅內的客室

室內，左後有一門通內室，右前有一門通外室，正中有一排窗，窗外有一道走廊，從窗內外望，亭園中的花樹，遠遠的山影，以及山脚下，遠外的鄰邸中燃起的一片

火光，也都隱然可見。

是一個陰雲密佈的暗夜，山下遠處時有一陣陣的大砲聲傳了過來。

室內，劉升不安的正在整理着室內的陳設。

室外，忽然起了一片嘈雜的聲音，從那片嘈雜聲裏，分明可以聽到有人在厲聲的吼叫；

「抓着他！抓着他！問他要人，媽的，這傢伙真太混蛋！」

接着是林大嫂的一聲悲鳴：

「你不把阿根給我找回來，我跟你拚了，我跟你拚了！」

緊接着是一片奔跑的腳步聲，接着那聲音，又有人在遠遠的地方助着威，大聲的怒吼，

「你這傢伙想逃嗎？你逃得脫嗎！抓着他，抓着他！快點抓着他！」

室內，劉升很吃驚的不住的向外探視！

接着，許良佑狼狽不堪的從室外奔了進來，才一轉眼，林大嫂緊跟着追到門邊來了，許良佑倉倉忙忙的連忙折轉身，用力把門死死的抵着。

門外：

嫂（捶門，敲門，怒叫）你跑！你跑！我看你就跑得脫！你，你，你，你這門開不開

——謝不開？

室內：

許 (乞援) 劉升！你快來！你快來！

(劉升連忙奔過去幫他把門抵着。)

劉 (驚問) 曖，曖，曖，許管事！許管事，這，這，這，這究竟怎麼一回事？

(蘇婉蘭開聲，從內室裏走出來了！)

蘇 (驚向) 外邊是誰呀？

許 (狼狽) 啊，傷腦筋，傷腦筋，我又碰到那潑婦了。

門外：

嫂 (怒叫，亂掀，亂捶) 你這門關不開？！開不開？我今天晚上跟你拚！跟你拚！

室內：

蘇 (不快) 把門打開！看她究竟要怎麼樣！

門一開，林大嫂便像瘋了似的一躍便躡了進來，她一瞧見許良佑連忙追過去，想一下就把他抓着。

嫂 (邊追邊罵) 你這沒良心的東西，我阿根是你叫去的，你得跟我找回來！你得跟我

找回來！

許 (怒罵) 滾開！我看你這潑婦真得發瘋了！

蘇 (勸着) 曖，曖，曖，林大嫂！你這算什麼呢？你可知道你在什麼地方嗎？你這

樣吵吵鬧鬧的，還成什麼體統！

嫂

（泣哭）啊，祝太太！你不知道，聽說我們山下前幾天抓去的人，統統都被鬼子殺死了啊！在山那邊的郵子裏，今天下午仗火又打了起來，可憐我們山下那些人連屍都不敢到那邊去收呀！我阿根是他叫去的，一連好幾天竟半點信息也得不到，人是死是活也不曉得，你跟我想想，我怎麼不着急問呢！我怎麼不來問他要人呢！

許

這他可也不能怪我呀！

嫂

人是你叫去的，我不怪你，怪誰？

蘇

（頓勸）啊，林大嫂，你別難過，不是聽說鬼子常常都得抓我們中國人去做苦工嗎？我看你林阿根也多半是被他們扣着做苦工去了，只要人還在，我想早遲總會回來的，你這樣和着許管事鬧有什麼用處呢，你是明白人，你總得想開點。

嫂

我不管；我阿根找不回來，我總得跟他拚。

蘇

好了，好了，別再說這些氣話了（轉向劉）劉升，你快把林大嫂送回去！

嫂

我不走！我得問他要人！

劉

（邊勸邊拉）好了，好了，大嫂子！天都已經黑了，快走吧，快走吧！

嫂

（走至門邊，回頭對許，厲聲地）好，我今晚上饒了你，要是明天我阿根還不回來，我却還是要來跟你拚命！

（一怒而去，劉升也跟着他走出去了！）

許 (怨嘆) 啊，傷腦筋！傷腦筋！碰到這樣一個不講理的潑婦，硬把我的面子全都丟盡了，丟盡了！唉！

(遠處傳來一陣砲聲，蘇和許都有點驚慌。)

蘇 (奔近窗邊，指着遠遠的火光) 啊！你瞧那半邊天都紅了！那是什麼地方？

許 (也奔過去看) 那是離我們山下還有三十里地的一個村子，

仗就在那地方打嗎？

許 對了，聽說那個村子也都快要被鬼子燒光殺光，搶光了呀！

蘇 (一嚇，担心地) 哦！鬼子該也不會打到我們這山上來吧？

許 要不是這幾天把山下那段公路破了，恐怕已經就打到我們的眼面前來了，說不定我們這裏也早都被鬼子燒光殺光搶光了呢！

蘇 (不安之至) 唉，像這樣的日子我們怎麼活得下去啊！真要把我嚇死了，真要把我嚇死了！

許 (胆大地) 啊！祝太太，請你別怪我放肆，我說，像祝先生這種作法，那我們才叫真會活不下去呢！你想，他東敷衍西敷衍，東利用西利用，東打擊西打擊，結果弄得兩面都不討好，兩面都要受威脅，就連我們在他手下辦事的人也跟着弄得焦頭爛額呢？你說傷不傷腦筋？傷不傷腦筋？

蘇 (嘆氣)，其實我也這樣勸過他呀！我要他走，他總不聽，這幾天來，我看他的心

也夠苦了！

許 (大發牢騷) 剛才的事，是你親眼看見的，你說(怒指窗外)林大嫂那潑婦是什麼東西！外邊那些混賬王八蛋又是什麼東西，從前，他們對我許良佑，誰敢不賣賬，誰敢在我面前說上半個不字，可是現在怎麼樣？現在竟連那個潑婦也要在我的頭上來撒屎撒尿了，你想我有什麼幹頭呢？我還有什麼幹頭呢？

蘇 (還是嘆氣) 唉！

(山下遠處又傳來一陣砲聲。)

許 (一驚) 你聽！那邊的仗火打得多激烈，老實對你說：祝太太，這兒的山上我可待不下去了，我再要待下去，不被鬼子兵來殺死也要被這裏的人害死，我可真要想走了！

蘇 (吃驚) 你打算到什麼地方去？

許 我的事情很簡單，我不到上海去混飯吃，就到山下跟國軍一道去！打鬼子去！

蘇 (懷疑) 你也會去打鬼子去？

許 (作英勇狀) 我爲什麼不敢去呢，一個人到了無路可走的時候，自己總會選出一條路來走的，我許良佑雖夠不上說是一個英雄，可也還算得是一條漢子，我有光有亮的地方不走，爲什麼要老待在這兒讓人家來罵我是走狗！

蘇 你這意思，你可跟你親生老母商量過？

許 今天已經跟他說過三次了。

蘇 他怎麼說？

許 他要我再等一等。

蘇 你呢？

許 我可不能等，一會，我就去找高仲豪李瑤英去。

（祝茗齋和胡曼蓉從室外走進來了，祝的神色很難看，彷彿有好幾夜沒有睡着覺的樣子。）

祝 （對胡）你請坐吧，曼蓉！

胡 好。

祝 你有什麼事，想要跟我談談嗎？

胡 （瞧瞧蘇和許）沒有什麼事，我只想來看看你和你的夫人！

（許良佑盯了一下胡曼蓉，就知道他們要商量什麼事，一個人悄悄的溜到門外去了。）

蘇 （也想走）我想你們總有什麼事商量吧，胡小姐！你坐一坐，我去去就來。（瞧瞧了瞧他們，也走到內室中去了。）

祝 曼蓉！你究竟要跟我談點什麼？

胡 還不是那句老話，你的主意究竟打定了沒有，你得告訴我。

祝 (不快意) 你要這樣逼我幹什麼呢？

胡 不是我來逼你，倒是人家來逼我。

祝 逼你幹嘛？

胡 逼我來逼你的答覆。

祝 我偏不答覆，怎麼樣？

(山下遠處，火光正熊，砲聲正烈。)

胡 (威脅) 哼，你偏不答覆嗎？(指着窗外) 對不住，我可請你瞧瞧山那邊的火光，聽聽山那邊的砲聲，這你可不能不答覆我了吧？

祝 (毫不胆怯) 你想來威脅我是不是？

胡 笑話，我怎麼敢來威脅你呢！最好是歹反正都是你的事，那跟我有什麼相干！

祝 (毅然地) 那末就讓我來告訴你吧！我還是跟那天告訴你的話一樣，我有我自己要走的路，我可不能跟人家做傀儡！

胡 你可知道，那只是一條兩面不討好的死路麼？

祝 請你別替我就心，我自己的事我自己最清楚，我覺得只有那樣才真正是我的一條活路！

胡 我說是一條死路！

祝 我說是一條活路！

胡（忽然從皮包裏摸出一張委任狀來，正色地）哼！活路嗎？這才真正是人家替你找的一條活路呢！（遞給祝）來！名齋！你拿去看！

祝（一驚）是什麼啦？

胡（低聲）委任狀！

祝（大驚）什麼？委任狀？是什麼委任狀？

胡 是田中少佐要我給你的委任狀！

祝 哦！

胡（嚴肅地）現在南京維新政府委任你做綏靖軍的西路剿匪司令，月餉五萬，開辦費十萬，部隊可以擴編，槍彈不成問題，只要你將來幹得好，做得有勞績，說不定，你還可以做軍長，做總司令呢！不過你却要記着：田中限你明天早上至遲在八點鐘以前，得把這山上的自衛隊全部拖到他們駐兵的地方去聽候改編！

（許良佑的身影在窗外一閃，便消逝在黑暗中去了！）

（胡曼蓉很發覺地奔到窗前去看了一眼，驀手把窗子一關，忙又折轉身來。）

祝（彷彿迎頭受了一擊，悶了一下，忽又機俏地）喂！曼蓉！你倒真會看顧老朋友呀！

胡 怎麼啦，你還有點不滿意嗎？（再遞委任狀）咯，快拿去收下吧！

祝（拒絕）對不住，我可不敢接受！

胡 你是嫌官小了？

祝 笑話！

胡 那你爲什麼不接受呢！

祝 (作戲懇狀) 啊！曼蓉！你跟我想想看，我怎麼敢接受！

胡 爲什麼不敢？

祝 你讓我對你說幾句真心話吧。

胡 好，我真高興，今天可有機會讓我來聽你的真心話了，不過，茗齋你可不能像從前一樣再來對我說假話啦。

祝 (連忙掩飾) 不，不，不，我從前對你說的是真話，現在却更不跟你說假話了，我問你：你以爲只要我一接受，馬上就會大有辦法，是不是？

胡 當然囉，堂堂的祝茗齋祝先生誰不知道是這裏的山大王，土皇帝，怎麼好說會沒有辦法呢！

祝 謝謝，多承你的捧場，不過我跟你說實話，現在我可真沒有什麼多的辦法了。

胡 (不相信) 你又何必客氣呢！

祝 我跟你客氣幹嘛！你以爲我還跟從前一樣，可以隨便命令高仲豪？

胡 當然囉！像高仲豪那樣的粗傢伙，難道他敢反抗你！

祝 (有點啼笑皆非) 啊，你真還在鼓裏，(停了一下) 你以爲我還可以自由調遣我的自衛隊？

胡 那還用說什麼，那本是你一手一脚培養起來的隊伍嘛！

祝 (想想有點難過) 啊！你真還在做夢，(一停) 你以為我這山上的人，也都還會聽我隨便指使嗎？

胡 當然，當然，那更不消說了，那本來是靠你穿靠你吃的一些窮人嘛？

祝 (有點刺痛他的心) 你真有眼睛，告訴你：他們只要知道我接受了南京的偽命，做了鬼子的傀儡，就連我這條老命都要會保不住了，你還要我命令他們，指揮他們，把他們拖到鬼子兵的前面去聽候改編，哼，你不是要我把我性命拿去開玩笑麼！

胡 (還是不相信冷諷) 哼，若齋！你怎麼把你說得這樣的可憐啊！別再拿這套假話來騙老朋友了吧，你的威望你的本領，難道我們會不曉得！

祝 (哭笑不得) 唉呀！曼蓉！我的話你為什麼總不相信呢！你要知道我只要一跟着鬼子的尾巴走，我的威信馬上就要掃地，我的本領也就會半點都沒有了。

胡 我可不相信！若齋，我和你是老朋友！你那套老把戲可別在我面前耍了吧！你得立刻答覆我！那委任你究竟接受不接受？

祝 對不住，我實在沒有法子接受，而且我就勉強的接受了，也絲毫的沒有用處！

胡 (逼之) 你真的不接受？

祝 唔。

胡 你真想走你自己的路？

祝 唔？

胡 那你是決定跟日本人幹了？

祝 那倒還得考慮考慮。

胡 (厲色地)聽我說，茗齋，你可別要再裝假糊塗了，田中要我告訴你：你如果不接受他的命令，那他們就得把你上海的茶葉全部沒收！

祝 (難過，無語)

胡 (威逼)而且就在明天早上還要分兵三路來進攻你這座山頭！

祝 (憤然，無語)

胡 (再威逼)把你這座山頭佔領了以後，立刻就要沒收你的財產，焚燒你的茶林！

祝 (痛憤，仍無語)！

胡 (更進一步的威逼他)說不定他們還要把那邊山上你三代的祖墳都會給你挖掉呢！

祝 (大痛憤)啊，曼蓉！你可不能這樣來逼我，一個人被人逼到走頭無路的時候，那他只好挺起來跟人家拚！

胡 你拚也吧，不拚也吧，那是你的事，我可沒有那麼多的閒功夫來跟你多說了，我只要你記着一件事：明天早上八點鐘，你一定得把你的自衛隊帶來，去遲了！出了亂子，那可怪不得我！

祝 我不去！

胡

（猶笑）哼！你不去，茗齋，火已經快要燒到你的眉毛上來了！你還想躲閃，你躲閃得脫麼？哼！（忽然厲聲地）告訴你：現在你幹也得幹，不幹也得幹，你肯接受也得接受，你不肯接受也得接受，（順手把委任狀丟在指上）來，東西在這裏，我可不能多奉陪你了。（說罷倏然而去。）

祝

（怒指門外，暴跳！憤罵！）好，你要去你去你的吧！你以為那樣來威脅我，我就投降了麼，辦不到，辦不到，我說辦不到，就辦不到，哼，日本鬼子，是什麼東西！竟想來吞我吃我啃我嚼我，要逼我去跟他們做奴隸，做牛馬，做工具做傀儡！真是在做夢！我茗齋是那沒有骨氣的人麼，哼！王八蛋，矮鬼，惡魔，禽獸，你們瞧吧，瞧我祝茗齋敢不敢跟你們拚一拚，敢不敢跟你們拚一拚！哼！

李玉英和高仲豪氣沖沖的從外面走進來了，他們一進門就用懷疑的目光把祝茗齋盯着：

祝

（很興奮）啊你們來得真好，來得真好，仲豪，聽我說：你趕快派人去把胡曼蓉給我抓着，不要讓他逃跑！

高

（不大起勁）好嘛，那還不容易！

李

（懷疑）噫，你們剛才不是還得開談判？

祝

（餘怒未息）談判！哼，還還不配！（忽然想起）啊，你們怎麼會知道的呢？

高

你們的談話，你以為會沒有人聽到！

祝 誰聽到啦！

李 許良佑！

祝 (驚) 哦，許良佑，他會聽到什麼呀？

高 (不信任的笑了) 哼！你們談了些什麼，你可不必瞞我們了！

李 (仍用懷疑的眼光盯着祝) 那麼，你們究竟談了些什麼呢？可以告訴我們一點嗎？

祝 (將抬上的委任狀遞給李) 略，你們拿去看吧！

李和高走過去看了一眼，看完，李仍將委任狀放在抬上。

高 嚟，官倒不小，還是一員司令呢！

李 那你究竟願不願意接受？

祝 (發現李和高都像在懷疑他，心裏有點感到難受) 話笑！我怎應會接受！

李 (追問) 你不接受難道他們不逼迫你？

祝 那有什麼用呢？我不接受就不接受，誰敢把我怎麼樣！

李 這麼說，那你們不是就鬧翻了？

祝 當然鬧翻，所以我要仲豪快去抓她呀！

李 鬧翻了自然很好，不過你以後究竟打算怎麼辦？

祝 我自然有我的辦法！

李 (更進一步的追問) 你的辦法怎麼樣呢？肯告訴我一點嗎？

祝 (有點氣大聲地) 我決定跟鬼子拚!

高 拚，你敢跟鬼子拚?

祝 我爲什麼不敢!

高 你有那樣大的勇氣?

祝 我爲什麼會沒有勇氣?

李 (勸阻) 好了，好了，高同志你別話多了!

祝 (氣) 哼，你不相信我，你就瞧吧，(對李) 李隊長! 我現在可要求你一件事情。

李 什麼事?

祝 (懇求地) 我想請你今天晚上，立刻派人到山下去把熊司令，給我請來，你要他帶

着他的部隊，至遲明天早上六點鐘就得趕到我這山上，

李 (頓起驚疑) 哦，你要請熊司令(稍停) 你想請他來幹嘛?

祝 (誠摯地) 我要把我這山上的茶林，茶廠，把我手下的幾百個自衛隊，連同我周圍

一二十里地的這座大山，統統一道交給他，請他替我好好的保管，好好的帶領!

李 (奇怪) 哦，那你呢?

祝 (熱情地) 我嗎，啊，李隊長! 到了今天我才明白，你這兩天來對我說的話，是多

麼有價值啊! 現在我可真要聽你的了!(傲然) 告訴你，我馬上就去一趟重慶!

高 (不信) 你肯去重慶!……你去幹嘛?

祝 (快樂地) 我去跟政府的經濟機關接頭，然後我立刻折轉身來，痛痛快快地幹一

下(對李) 要是我的茶葉，真如你所說，能夠拿到外國去，把飛機大砲機關槍坦克車換得回來，啊，李隊長，你跟我想想看我是多麼的快樂啊！

李 (還是有點懷疑冷冷地) 你這主意到很對，不過……

高 (插嘴疑問) 你爲什麼一定要找熊司令來呢？

祝 只有他來我才相信，也只有他來，才能把這座大山守得住，

高 (更不相信) 那你爲什麼又要他明天早上六點鐘就得到？

祝 他六點鐘不到，鬼子兵說不定，在九十點鐘可就要到了啦！

高 (忍不住了，氣狠狠地) 你編這套話來誑誰！聽我說，祝先生！我高仲豪是一個喜歡說痛快話的人，你憑你的良心說，你剛才說的那一大堆話，究竟是真的還是假的？

祝 (大驚差點氣得跳了起來)，什麼！我這樣誠誠懇懇的跟你們說了半天，你還得懷疑我說的是假話？我問你：我什麼時候，對你們說過假話？

高 (頂過去) 你什麼時候對我們說過真話啦！你那套花言巧語我們不是已經聽得夠厭了麼？告訴你，熊司令可不是，可不是一個普普通通的人，你再要對他玩什麼陰謀，耍什麼詭計(大怒) 當心我可要對你不起！

李 (連忙叱阻) 曖，曖，曖，高同志，高同志，你怎麼啦！

祝 (氣極) 啊！仲豪，你瘋了麼，你，你，你，你怎好這樣對我，啊，這簡直是侮辱，

這簡直是侮辱！

高（氣憤憤地）我現在不跟你多說，讓我去把那個姓胡的女妖精抓來問明了以後，我再來跟你算細賬！

高仲豪一怒出去。

祝（氣得頓腳）這傢伙簡直是一個草包！簡直是一個草包！真太豈有此理了，太豈有此理了，

原來在窗外竊聽的許良佑，這時悄悄地走進來了，

原來在內室門簾邊偷聽的蘇婉蘭！這時吃了一驚，却又縮進門內去了。

李 你別太興奮了吧，祝先生！本來許熊司令上山，真可不是一件兒戲的事情，因此，我們倒確實值得考慮考慮，

祝 爲什麼？

李 他是我們軍事上的負責人，現在我們跟敵人的仗火打得正激烈，正緊張，他來了，萬一半路上出了什麼亂子，這個担子，誰能夠擔當得起！

祝 會出什麼亂子呀！

李（冷然一笑）哼哼，話可不能這樣說！（盯了祝一眼忽然）啊，祝先生！我真想請教請教，你覺得我們一個人做人，需不需要坦白誠懇？需不需要光明磊落？

祝（有點奇怪）當然需要！

李 在我們這個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你覺得我們每一個中國人，應不應該提高我們的犧牲精神？應不應該，堅定我們的戰鬥意志？

祝 當然應該，

李 這際說，那末，東瀛西倒的兩面態度是不行了？

祝 當然不行。

李 兩面三刀的惡劣辦法是不對的了？

祝 當然不對！

李 那好得很，不過，請你原諒我的耿直，我可還要多一多嘴，剛才胡曼蓉在這裏竟跟你祕密的商量了些什麼？你是不是還是跟從前一樣，對她說的是一套，對我說的又是一套？你是不是還是得兩面敷衍，兩面對付？這你可得坦坦白白的告訴我！

祝 (大驚) 噫，我剛才不是已經把什麼話都告訴了嗎？你怎麼還這樣說啊！

李 (緊迫) 祝先生！我希望你老老實實的說：剛才胡曼蓉究竟想來耍什麼陰謀？玩什麼詭計？我問你，他是不是還想利用你和我們的關係，想乘機來陷害我們的熊司令？來消滅我們政工隊？

祝 (又驚又急) 唉呀！李隊長你怎麼也想到那樣的事上去了！我祝老齋還是一個人，我不是一個狗！我不是一個狗，這點得請你弄清楚！

李 (他越解釋，他越不信) 你可也得明白，像胡曼蓉那樣沒有心肝的人，什麼樣毒辣

的手段她不會用！也許你受了她的利用，你自己你不曉得呢？

祝 (又急又氣) 我又不是飯桶，誰利用得了我呀！你這樣的不信任我，真太瞧不起人，太瞧不起人了！

李 (坦直地) 你不必跟我爭辯了吧，祝先生，我只想忠告忠告你，山下的戰火已經快要燒到你的面前來了！像你從前那樣的態度得大大的改一改，現在的需要有勇氣，需要決心，需要犧牲精神，而且你更還需要一個誠懇坦白，光明磊落的正大態度！如果你還是跟從前一樣，東敷衍西敷衍，東利用，西利用，東打擊西打擊，東挪西扯，東倒西歪，我毫不客氣的說：那你可就要自取滅亡了！

祝 (氣極) 啊！李隊長！我也不高興跟你多說了，我只想問問你，我剛才對你說的話，是多麼的誠懇，多麼的坦白！那你爲什麼總不相信？你說：你爲什麼總不相信？難道真要我把我的心，挖給你看，你才相信麼？

李 那可得問問你自己呀，祝先生！

祝 (不心服) 好吧，你們這樣不相信我就讓你們去不相信吧，明天早上我可要拿點事實來給你們瞧瞧！(轉對許) 良佑，你過來！(許走近他) 你是在我身邊跟了我十多年的人了，你得幫幫我的忙，立刻給我到山下去一趟！

(不大想去) 啊！祝先生，我，我，我……

許 (氣問) 你，你，你，你，你怎麼樣？難道你也不想去嗎？

許

(胆怯地)我不是這個意思，你知道我是最相信你的人，也是最忠實你的人，可是今天晚上，我可不能不當着李隊長的面，聲明一下，你剛才跟胡小姐的談話，我只聽到一點點，後來你們究竟談了些什麼我可完全不知道，萬一你的態度靠不住，萬一熊司令來，真有什麼三長兩短，(難過之至)啊！那你，你，你，你不是有意叫我去送死麼？

祝

(彷彿受了意外的打擊氣得發抖)啊！良佑，連你都說出這樣的話來了，這真叫我太難過了！太難過了，好！你們不去也好！我就讓日本鬼子來抄我的家，毀我的廠，燒我的山林，殺我一家大小吧！

(似乎不忍)不，不，不，祝先生你別難過，我去的，我去的，那怕就是死，我也得去的(對李懇求地)李隊長！我求求你，求求你，請你立刻去派一個人跟我一道走！(想了一想)好吧，我就派一個人跟你去試試吧，(仍用懷疑的目光盯着祝)不過祝先生，我可得預先跟你聲明熊司令明天早上能不能夠來我可不能担保！

李和許匆匆的走到外邊去了！

張洪發氣沖沖的從外邊走進來。

蘇婉蘭却很關心的從內室裏走了出來。

祝先生，你知道嗎？那個姓胡的女人都逃掉了呀！
(吃驚)什麼，沒有把她抓到？

祝

張 沒有，高隊長還得怪你呢！

祝 怪我，怪我幹嗎？

張 (老老實實地) 高隊長說：你一面放走她，一面又叫他去抓她，他說不曉得你究竟是什麼居心呢！

祝 (怒) 胡說！簡直是得打胡亂說，你想我會這樣的幹麼？

張 高隊長又還跟我們大家說：日本鬼子就要放你做大官，當司令了啦，你可真答應鬼子了麼？

祝 造謠，那簡直是高仲豪的造謠，你別要相信他的！

張 高隊長又還跟我們大家說：你受了鬼子的利用，還想幫助他們去暗害熊司令呢！那可也是真的麼！

祝 (大怒) 放屁，那簡直是放屁，高仲豪那傢伙不是人，簡直是一個瘋子，是一個混蛋，你們千萬別要去相信他千萬別要去相信他！

張 (忠心耿耿地) 啊！祝先生，我是這山上最相信你的人，也是這山上最尊敬你的人，現在，我來求求你，你可千萬不要那樣做！你不能去做鬼子的官，你不應該去聽鬼子的話，你，你，你，……

祝 (又氣又恨) 你這算什麼，洪發，你也跟他們瘋了麼？

張 (誠懇懇地) 我沒有瘋，祝先生，我常常都跟人家說，你是我們的衣食父母，平

安菩薩，你可不能走錯路，你走錯了路，我倒可也都隨着你完了！你知道嗎？別人可就要對你下手了呀！我是最相信你的人，最尊敬你的人，你得聽我的話你可千萬不能跟着鬼子走！千萬不能跟着鬼子走，你，你，你……

祝

（大跳）你跟我站開，你這個老糊塗，我跟你說的話，你怎麼一句也都聽不進啊！

蘇

（關心地）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啊？若齋，（懷疑）你可真有什麼證據被他們抓着了嗎？

祝

（更氣）會有什麼證據呀！怎麼，難道你也跟着人家來不相信我了麼！

蘇

（很關心，也很懷疑）啊！我的心，實在不安得很，我們是多年的老夫老妻了，我求你對我說句真心話，你今天晚上究竟起了什麼新的念頭？你得告訴我，你得告訴我，

祝

（這一來真可把他氣瘋了）啊！天啦！這是什麼報應，這是什麼報應，我祝若齋怎麼弄到這樣一步田地去了啊！連一天到晚，跟我吃在一道喝在一道，睡在一道的人，都得疑懼我了，都得不相信我了，我還有什麼想頭呢？我還有什麼活頭呢？啊，啊，我要自殺，我要自殺，我要去跳崖，我要去跳崖！

X

X

X

天已經漸漸地亮了，

壁上的時鐘正在敲着六點，

山林中的鵲鳥很快樂的在鳴叫着，
一片歡笑的聲音從外面傳了進來！

蔡婉蘭從內室裏走去，很愉快的走向通外室的門邊去瞧望，
門外歡笑聲響起，有人很快樂的說：

啊，熊司令來了，熊司令來了！

是熊司令，是熊司令！

歡迎聲也吹起來了，接着可以聽到高仲豪在外面喊「立正」口令的聲音，歡笑聲
逼近視茗齋得意洋洋的陪着熊韜熊司令走進客室裏來了，

李玉英高仲豪許良佑張洪發也跟着走了進來！

（介紹，非常愉快地）熊司令，這是我內人（對蘇）婉蘭這就是我們那鼎鼎大名的
熊司令！

（很有禮貌）祝太太！

（招待）請坐，請坐！（轉對李）李隊長你也請坐，

（微笑着）熊司令我剛才在路上跟你說的話，你都相信嗎？

（也微笑着）當然相信！

我是應該這樣幹的吧？

熊 自然應該！

祝 (更得意) 像我這樣的人，也能夠跟你們一道走，你不會懷疑，也不會奇怪！

熊 不，不，不，祝先生你怎麼這樣說呢？我老早就對李隊長說過，我說：總有一天你會跟我們一道去幹的，現在的事實不已經證明了我的話，沒有錯麼！

祝 (快快樂樂的大笑了起來) 囉囉熊司令！你真使我太快樂了，太快樂了，(忽對大家，很自傲地) 你們怎麼樣，還要懷疑我嗎？還要不相信我嗎？(對高) 噫，你說呀，(高不理)(對李) 你說呀！(李冷笑對許) 你們說呀！(許張笑笑) 囉囉……祝又神氣十足的笑了，也許他笑得太過份了吧，在地上滑了一下，差點就跌了去，

李 (笑了一笑) 啊！祝先生你瞧，你的脚步沒有站穩，差點就跌倒了呀；你當心啊！不會的，李隊長，你放心，你放心，(轉對熊) 啊！熊司令我到重慶去了以後這兩個月的時間，可要麻煩麻煩你了，

熊 沒有關係這是我的責任，

祝 (順手把抬上的一本簿冊拿來給熊) 那末這本冊子就請你收下吧，那裏邊這兒我有多少部隊，多少枝槍，山上有幾座茶林，幾根茶樹，廠裏有幾百多灶頭，幾多雞籠，家中有多少鍋碗碗碟，多少棹椅板橙，我全都記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麻煩你了，就拜託你暫時替我保管保管帶領吧！

熊 (笑收) 好，你請放心，只要有了你這座山在我們的手裏，那我們很快就可以把鬼

子打退的。

祝 好，好得很，那我也得準備走了（欲折進內室去）

張 祝先生，我們大家都望着你呢！請你早點去早點回來！

李 真的，祝先生，你得早點回來，我們這年青人，都很熱情地在等着你呢！

祝 好，好，好，（走了兩步忽然想起了什麼似的，連忙折轉身來對熊一本正經地）啊

！熊司令！最後我還得跟你說一句話：我到重慶去接好頭回來的時候，你可千萬不能少掉我一根茶樹失掉我一個籬笆呀！

大家都忍不住，大笑起來了

——幕落——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出版

兩面人

(又名天地玄黃)

(當今戲劇叢書)

著作人

陽翰笙

編輯人

徐昌霖

發行人

唐秉彝

發行所

當今出版社

林森路蹇家巷三號

總經售

建國書店

林森路特二十四號

印刷所

中央青年印刷所

上清寺桂花園九九號

定價國幣三〇元

(外埠酌加運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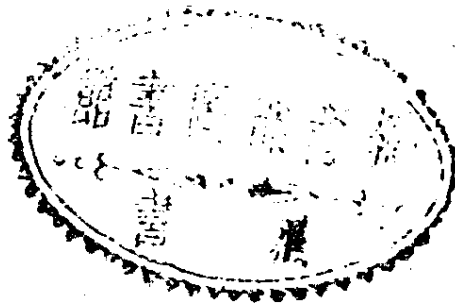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劇本審查證安圖字第一六九號



當今戲劇叢書
徐昌霖主編

裝幀：廖冰兄



354.63
398-02
3 00